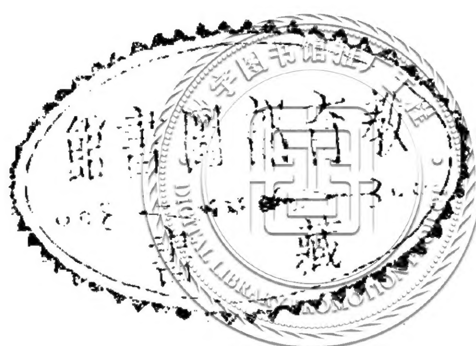
中國偉人傳五種

新會梁啓超任公著



中華書局印行



中國偉人傳五種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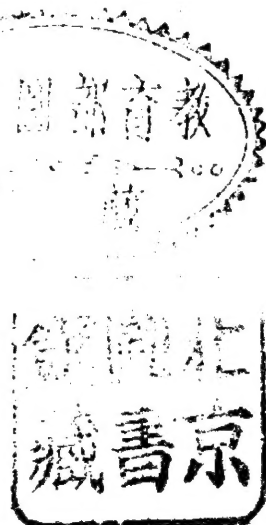
飲冰室專集

張博望班定遠合傳

第一節　世界史上之人物

歐美日本人常言支那歷史不名譽之歷史也何以故以其與異種人相遇輒敗北故嗚呼吾恥其言雖然吾歷史其果如是而已乎其亦有一二非常之人非常之事可以雪此言者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讀張博望班定遠之軼事吾歷史亦足以豪矣

古今人物之與世界文明最有關係者何等乎曰闢新地之豪傑是已哥侖布士之開亞美利加也伋頓曲之澳大利亞也立溫斯敦之闢阿非利加也皆近世歐洲人種所以漲進之第一原因也夫以文明國而統治野蠻國之土地此天演上應享之權利也以文明國而開通野蠻國之人民又倫理上應盡之責任也中國以文明鼻祖聞於天下而數千年來懷抱此思想者僅有一二人是中國之辱也雖然猶有一二人焉斯亦中國之光也凡世界之進步必自諸地之文明相交互相接觸而生矣彼歐洲所以有今日實自上古時代安息文明埃及文明希臘文明所接搆所和合而成也而支那印度兩文明直至近三四百年而始與歐西相遇亦東方諸國所以發達停滯之總因哉雖然當二千年前而我中國豪傑有櫛風沐雨欲溝而通之者矣惜乎繼其志者之無人耳





苟其有之。則黃白兩貴種之揖讓於一堂。又豈俟今日也。地勢之於人事也。海所以爲通。山所以爲阻。上世埃及希臘安息之發達。全藉地中海爲之媒介。近世五洲比鄰。其造此大業者。亦自航海來也。而吾中國古代豪傑之通絕域也。乃不於海而於陸。是哥侖布伋頓曲諸賢。猶爲其易。而博望定遠。實爲其難也。泰東發達之緩。實地理缺憾使然。而顧能以人事與天然爭。以造震古鑠今之大業。夫安得不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而下拜也。嗟我愛國之同胞乎。盍載舞載蹈以觀我先民之遠志大略何如矣。

第二節　西漢時代華族之實力及匈奴之強盛

我華族自四千年前孳殖於黃河揚子江兩流域。各自發達。以趨於統一。至春秋戰國間。而實力漸充實矣。交通頻數。斯有衝突。衝突劇烈。斯有調和。至秦而大一統之形以成。漢承其業。復休養而生息之者數十載。以至孝武之世。實上古時代一大結束也。而當其時也。窮北之野。有並崛而興者一蠻族焉。曰匈奴。匈奴之起。殆與我唐虞同時。山戎獫狁獯鬻。其與黃族小小衝突者。固已千餘年來屢見不一見矣。戰國以還。我族日雄。彼亦日茁。衝突益劇。史記所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於是秦燕皆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延高闕爲塞。凡以爲匈奴備也。時則有兩豪傑焉。曰趙將李牧。曰秦將蒙恬。終李牧之世。匈奴不敢入趙邊。蒙恬卻胡七百餘里。單于頭曼北徙者十有餘年。泱泱哉中國之威。書契以來未曾有也。及秦之亡。海宇鼎沸。而匈奴亦有一大豪傑起。曰冒頓。東滅東胡。虜其民。西擊走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悉復蒙恬所奪故地。遂侵燕代。而南與諸夏爲敵國。華族全體對外之敵國。自茲始矣。

漢興以高帝之雄才大略，能指揮羣豪，削平海內，而不能逞志於一冒頓，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白登之圍，七日不食，卒行曖昧反間之計，僅乃得免，及呂后時，乃至遺書嫚辱，謂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呂后以一國之代表，遜詞卑禮以自解免，為中國羞甚矣，至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為備，連歲不能罷，事以金帛緜絮百物，屈節和親，乃稍蘇息，此實愛國之士，所茹痛積憤疾首而搯心者也，孝武不忍華胄之淩夷與祖宗之積恥，毅然欲一舉而雪之，於是通西域制匈奴之議起，亞洲各民族之相接觸，其機起於中國與匈奴，而實由我華族自強排外之一雄心來也，揚雄疏云「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偉哉此言，此實民族主義之眞精神，而國家所恃以立於物競天擇之域者，而豈後世迂儒退守畏葸疲輭苟且，懷抱「無動為大」之劣根性者，所能夢也，知此大義，審此時勢，則張博望班定遠之人物，與其在數千年歷史上之價值，可以識矣。

西漢之所謂西域者，當今世伊犂、新疆、青海、西藏之地，直至葱嶺以西，越帕米爾高原，包土耳其斯坦、阿富汗斯坦、俾路芝斯坦、波斯、小亞細亞，迄地中海東岸古羅馬屬地之總名也，秦皇雖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而西不過臨洮，冒頓時代，匈奴大強，西域諸國，皆被服屬，憑藉深厚，為中國憂，故當時欲弱匈奴，不可不有事西域，而發此識而實行之者，自張博望始。

第三節　張博望之略傳

張博望名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經匈奴地乃能達於是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之奴名甘父者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年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也既而與其屬亡向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脫亡惟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自騫之出也前後凡三十年跋涉於冰天雪磧之中頓困於酪食毳衣之俗往往數日十數日不得食惟射禽獸以自給初行時與偕者百餘人及歸惟餘二人耳雖其所歷艱險困苦之境史不詳言要之視立溫斯敦之開非洲殆有過之無不及焉矣史稱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嗟夫非堅忍磊落不屈不撓之奇男子其孰能排萬難犯萬險以卒達其所志者耶

第四節　當時西域之形勢

當戰國之末（西曆紀元前三百三十六年頃）馬基頓名王亞歷山大起入亞細亞滅波斯征印度建空前絕後一大帝國未幾死於巴比倫其部將士流嗜立爲西里亞王凡亞歷山大所征服亞洲之地悉歸統轄所謂條支國者是也其後國

威漸衰。其屬地帕德利亞復自立爲一國。占阿諛河兩岸之地。中國稱爲大夏國。實在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前四年。而帕其亞亦背條支自立。中國稱爲安息。及漢初而安息破大夏國勢大張。未幾大月氏東來。遂征大夏而王其地。

大月氏蓋圖伯特族。當漢秦之際。奄有河西地。其勢强大。陵轢匈奴。及冒頓單于起。屢敗之。於是月氏餘衆西走。占伊犂之大半。南攘塞種而據其地。當月氏之盛於河西也。其鄰國烏孫屢爲所苦。至是烏孫王昆莫藉匈奴力破月氏。復建烏孫國。月氏遂南移於嬀水之旁。臣服大夏。建大月氏國。時漢武元朔元年也。月氏旣見逐於烏孫。塞種復見逐於月氏。遂遠徙於南。以略罽賓之地。罽賓卽北印度之迦西米兒也。

要之當時葱嶺之西。大國凡四。條支在最西。其東爲安息。更東爲大月氏。大月氏之東南爲罽賓。大月氏之北爲大宛。當今費爾干地。更北爲康居。卽今之西比利亞頡里頡思之荒原也。康居之東南。大宛之東。卽烏孫國。爲今伊犂烏孫之東南。當匈奴之西邊。小國棋布。凡三十餘。其較大者爲疏勒（喀什噶爾附近）于寘（和闐）溫宿（阿克蘇）龜茲（庫車附近）焉耆（喀喇沙爾附近）姑師（吐魯番附近）樓蘭（羅卜淖爾附近）諸國。自張博望以前。皆服屬於匈奴。匈奴置僮僕都尉以統監之。

第五節　張博望所通西域諸國

時中國人未知有印度也。博望旣親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著其地形勢及所有畜物。歸而報告之。且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

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既而騫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以熟諳地形。知水草所在處。軍得以不乏。迺受封為博望侯。騫因獻結烏孫斷匈奴右臂之策。乃拜騫中郎將。使實行之。並西招大夏之屬為外臣。乃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諸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諸後使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

計騫所通西域諸國如下。

國名	距中國里程	今地	張博望所經營
大宛	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	俄屬土耳其斯坦	博望初使大月氏道經之歸察其土俗爲伐宛之基
康居	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	同上	博望使大月氏時由大宛道此
月氏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同上	博望爲漢使欲與連盟攻匈奴未得要領
大夏	……	阿富汗斯坦附近	時已爲月氏所服屬博望至其地後爲通印度之嚆矢
烏孫	去長安八千九百餘里	伊犂天山北路	博望始建議結烏孫以斷匈奴右臂後卒成功
烏弋山離	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	阿富汗斯坦與波斯交界地	博望始知其國歿遣其部使通之

安息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波斯及俾路芝斯坦	同上
罽賓	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	北印度	同上
奄蔡	…………	俄羅斯	同上
身毒	…………	印度	博望始聞其地未能通

第六節　張博望功業之關繫

博望通西域之役。其功在漢種者有三。

(一)殺匈奴猾夏之勢　自文景以來。匈奴役屬西域。結黨南羌。地廣勢强。蒸蒸南下。候騎每至甘泉。屯防及於細柳。非有以挫之。則小之爲劉淵石勒之橫行河朔。大之爲金源蒙古之蹂躪神州。左衽之痛。豈俟數百年千年之後哉。其時漢欲制匈奴。則伐謀伐交之策。遠交近攻之形。不可不注意於西域。張博望首倡通月氏結烏孫之議。卒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斬其羽翼。及孝武末世。遂至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元成以後。卒俯首帖耳稱藩屬於我大國。此數千年歷史上最大之名譽也。而發之成之者。實自張博望。自今以往。如有能繼博望之精神以對於外種者乎。則世界之歷史。安見爲阿利安種人所專有也。

(二)開亞歐交通之機　秦漢之間。東西民族。皆已成熟。漲進務伸權力於域外。羅馬帝國將興。而阿利安族文明將馳驟於地中海之東西岸。顧不能越葱嶺以求通於我國。據近世史家所考據。西域人呼希臘人曰伊耶安。Iaon 卽耶宛 Yavan 之轉音。故大宛國者。卽大希臘國之一部也。蓋此地早爲帕德利亞之希臘人所蔓延。史記

載其俗與泰西古代多相類。其蒲萄苜蓿等名物。即希臘語 Botrus, Medikai 等之譯音。蓋中國希臘兩文明種之相接。實起於是。是黃種人與阿利安種交通之起源也。又史稱烏孫本塞地也。大月氏西徙走塞王。塞王南越懸度。大月氏居其地。塞種者。即今日西人所謂沁謨種 Semitic 古代巴比倫人猶太人之所屬也。是黃種人與沁謨人交通之起源也。而溝而通之者。實始博望。博望實世界史開幕一大偉人也。

(三)完中國一統之業　當時滇黔諸國。皆未內屬。漢武初雖嘗從事西南夷。然以費多罷之。其後感博望蜀布邛杖之言。卒再興作。使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往求身毒國。遂開滇池。達交趾。卒使數千年為國屏藩。雖其事不專成於博望。而創始之功。實博望尸之。博望之有造於漢種者何如也。

第七節　班定遠之出現及其時勢

班定遠。名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生於後漢建武間。父彪。為徐令。兄固。以文學聞。超少有大志。輕細節。然居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幼隨兄至洛陽。傭書於官以養母。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久之被除為蘭臺令史。復坐事免官。永平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今哈密)戰於蒲類海。(今天山南路之巴爾庫勒)多斬首虜而還。超之投身於軍事界、外交界。實自茲始。

初漢武既通西域。斷匈奴右臂。虜勢寖衰。元成間。遂以五單于爭立。南向稽顙於我。求為藩屬以自庇。中國國威震於域外者。莫此為盛。既而新莽篡竊。輕侮遠夷。匈奴大怨。東連烏桓鮮卑。西誘西域諸國。頻犯北塞。光武既定

天下．厭干戈．不之討也．匈奴徭驕．往往侵山陜邊郡．爲士民患苦．未幾其國內亂．分爲南北．南匈奴通款內附．如元成間故事．乃居之於黃河南．而北匈奴方極盛．反覆無常．漸臣服西域諸國．脅以寇河西郡縣．邊警歲至．城門晝閉．於時漢與西域絕既六十五年矣．其形勢恰如武帝時．漢廷亦知西域不定．則匈奴之患終不可得弭．於是乎一世之人傑班定遠．始得所藉手．以輝祖國名譽於天壤．

第八節　班定遠所定西域諸國

古今東西之豪傑．其勳名烜赫．駭耀於歷史上者．不一其人．不一其途．若以冒險無畏之精神．百折不撓之魄力．孤身去祖國數萬里外．攖四面之敵．而指揮若定．以建大功者．吾於英吉利滅印度之役．得兩人焉．曰克雷飛．曰哈士丁斯．克雷飛初爲東印度公司之書記．後被舉爲將．統英兵九百．土兵千五百．乘敵不意．攻孟加拉．走其王．據其地．英之有力於印．實自茲役始．克雷飛死．哈士丁斯襲其任．專以機謀捭闔定大業．善撫納印人．善攜離印人．睽其相關．因躡其後以收其利．今英之有印度．皆此二傑之力爲之也．吾讀其傳記．愕焉．喘焉．崇拜焉．歌舞焉．竊歎吾祖國安得有若而人者．以爲國史光也．吾讀後漢書．吾乃知我二千年前之先民．有以一身而兼克哈二傑之所長．且其地位更危．其憑藉更薄．而所成就竟與彼等相埒者．於戲．斯眞千古之快男兒．斯眞世界之大英雄．斯何人斯．則班侯是已．今請案侯一生所經歷．以地爲經．以年爲緯．而略敍之．

（一）鄯善　超之立功．始於鄯善．時所部僅三十六人耳．初超既從竇固擊匈奴有功．遂命以假司馬使西域．至鄯善．王廣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甯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也．明者睹

未萌。況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所謂三十六人者。與共酣飲。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報國家。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於是乃約以初夜將吏士往襲虜營。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翌晨召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鄯善定。

(二)于闐　鄯善者。漢通西域第一孔道也。旣定。則可以深入無狼顧憂。超報捷至京師。朝廷嘉其功。遂以爲軍司馬。欲益其兵。超辭焉。獨與本所從三十六人俱。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雄霸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旣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使巫請超所乘馬以祠神。超佯許之。巫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鎭撫焉。

(三)疏勒　班定遠之人格。可以爲國民模範者。不徒在其活潑進取也。而尤在其堅忍沈毅。於疏勒一役見之矣。時疏勒王兜題。本龜茲人。龜茲倚匈奴威。以淩疏勒。逐故王而王其地。超深察夫民族主義之關係。知疏勒人不甘爲龜茲役也。十七年（永平）春。從閒道至疏勒。遣吏往降兜題。勅之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吏如命行事。超乃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明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嬰守孤城。士吏單少。賭萬死以爭國威。卒不少挫。章帝卽位。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還。超發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至自刎以乞留。超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抱馬脚不使

東。超亦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超至。捕斬反者。而疏勒始復安。至是而超以三十六人。用區區疏勒。當數國之衝。以嬰守者。既五年矣。嗚呼。自非天人。安得有此。

超之用疏勒也。以其居西域之中。立於四面大敵之衝。不定之而不足以示威信也。然疏勒初非欲為漢用也。懾於超之威與謀耳。非能為漢用。而超必用之。則其眼光之銳遠。魄力之偉大。非尋常人所能及也。自茲役以後。而疏勒之反叛尚三次。其一。則建初四年。其都尉番辰。結莎車以叛。超與徐幹擊破之。斬首千餘級也。其二。則元和元年。疏勒王忠為莎車所誘反。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攻忠。積半歲不能下。後定康居而忠始降也。其三。則章和元年。忠復說康居王借兵謀復國。詐降於超。超偽許而密勒兵縛斬之也。蓋自超始至疏勒以至大定。中間凡十四年。超經營西域。其勢力之根據地。皆在於是。而心力抑已瘁矣。日人詩所謂「每經一難一倍來。」吾於定遠之在疏勒見之矣。

(四)尉頭　超被徵還時。尉頭與疏勒連兵叛漢。超復至。擊破之。殺六百餘人。尉頭定。

(五)姑墨　姑墨亦龜茲屬國也。屢從龜茲攻疏勒。建初三年。超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一萬餘。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姑墨大衰。

自此役以前。班定遠所從漢兵。仍僅前此之三十六人耳。而手定者已五國。響從者已十國。(蓋以拘彌莎車月氏烏孫康居也見建初三年超所上請兵疏中)超因此遂欲平諸戎為國名譽。乃上疏陳「以夷狄攻夷狄之法。」以為若平龜茲。則西域未服者僅百之一耳。則匈奴右臂可復斷。而中國邊患可永弭。書奏。帝知其功可成。五年。(建初)以徐幹為假司馬。將義勇千人就超。超由是益有所藉以行其志。

(六)烏孫　超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强。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建初)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遂定烏孫。

(七)莎車　元和元年。超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陰賂疏勒王忠。忠叛。未克。章和元年。超斬王忠。疏勒大定。二年。乃益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以衆寡不敵。乃與于闐王佯遁。龜茲王以萬騎溫宿王以八千騎邀之。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八)月氏　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獅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誓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

(九)龜茲　當時西域諸國。最倔强者爲龜茲。龜茲所以敢與漢爲難者。一由倚匈奴之聲援。二由恃諸小國之從屬也。超既定諸國。龜茲通匈奴之路已絕。復無爪牙以相營衞。永元三年。龜茲遂率姑墨溫宿以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超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漢廷侍子白霸爲龜茲王。超自駐節龜茲它乾城。而使徐幹別屯疏勒。至是西域諸國。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嘗攻沒都尉陳睦。(永元十八年事)懷二心。其餘悉定。

(十)焉耆及危須尉犂　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

犂界。遣使曉譬之曰。都護來者。爲鎭撫三國耳。卽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賜而遣之。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渡。七月晦。至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言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而其國相及危須王等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數其罪。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睢故城斬之。傳首京師。所以雪國恥。伸士憤也。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

第九節　班定遠功業之結果

漢之通西域。凡以弱匈奴也。匈奴與漢不兩盛。而皆以西域爲重。前漢有然。後漢亦有然。自超旣定西域。北匈奴之勢頓衰。諸國乘之。南匈奴伐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犄其右。北虜僨困。故和帝永元元年。漢遂率大軍北伐。降其二十餘萬人。至燕然山。泐石而還。三年。遂復再舉大破之。單于率其餘衆遠遁於今裏海之北岸。北匈奴之地遂空。其衆之留故土者。皆臣服鮮卑。自是以往。匈奴不復能爲吾患矣。（晉之劉淵劉曜不過受漢人卵育乘機竊發與民間起亂者相類耳非復能用其國以與吾抗也）故掃除周秦以來千餘年之劇患。一洒祖國之國恥。論者或以歸功於衛青霍去病竇憲諸人。而不知其皆賴張班之謀勇。以坐收其成者也。故黃族之威。震於域外者。以漢爲最。而博望始之。定遠成之。二傑者。實我民族帝國主義絕好模範之人格也。

定遠功業之成。專在以夷狄攻夷狄。此實治野蠻國之不二法門也。英之滅印度也。政府未嘗勳一旅之兵。議會

未嘗籌一銖之餉。惟賦印度之財。以養印度之兵。用印度之兵。以墟印度之國。定遠之定西域。其先例也。定遠建初三年上疏云『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至永元七年。封超爲定遠侯。詔書亦曰『超安集于闐以西。踰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信哉定遠之能踐其言。而漢廷亦能審其功矣。今日西國之東方政策。即以班定遠前此之所以待西域者待我。而惜乎我國中若定遠其人者。竟曠千載而不復一遇也。

是時羅馬方强。用兵於西亞細亞。屢破安息。中國日擴而西。羅馬日擴而東。上古世界兩大文明。幾相接觸。後漢書西域傳所謂大秦。即羅馬也。超既定西域。迨永元九年。（西域全定後四年）又使部將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逢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按泰西文明傳播廣遠者。皆由海岸線多使然。此地理學者之公言也。古代希臘羅馬人。慣於航海冒險活潑。中國人則探險於陸地之豪傑。雖屢有其人。而海上不少概見焉。此次甘英之不能通羅馬。實由不習海性使然耳。惜哉。）是時超年且七十矣。其妹曹大家上書。謂其『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語見本傳）蓋去卒前僅五年耳。（超以永元十四年八月還洛陽。九月卒。年七十一。凡在西域者三十一年）使假以歲年。予以精力。吾恐超之所成就。當不止此。或竟能躬赴大秦之役。布我黃帝子孫之聲明文物於歐土。爲全世界留一更大之紀念。未可知也。嗚呼人傑矣哉。

第十節　結論

新史氏曰、今日阿利安民族所以殖民偏於大地、赫然爲全世界之主人翁者、遵何道乎、亦曰其人有冒險進取之精神而已、若哥侖布若麥折倫若伋頓𠫭若立溫斯敦、皆以匹夫而闢一洲之基、開千古之利、彼中人道其往事、馨香之尸祝之、千數百歲不衰、一若今日之樂利、半出於彼諸賢之賜者、吁、誠哉其然矣、然吾竊嘗求此等人物於我祖國、則如張博望班定遠者、亦何多讓焉、何多讓焉、而後世崇拜之步趨之之人、何其希也、抑吾爲張班傳而忽有一最大之問題、橫湧於吾腦、夫博望定遠諸先輩、其遠識其毅力、不讓於泰西諸賢、彰彰明甚也、卽秦漢唐淸諸君主、好邊功闢疆土、其兵力所及、威稜所播、亦不讓於近世所謂帝國主義諸大邦、又彰彰明甚也、然而「全世界主人翁」之名譽、顧在彼而不在我、不寧惟是、彼得一地而一地卽永爲其所有、我得一地、曾不足以保持之、至於再世、不寧惟是、彼多得一地、而母國日以繁榮、我多得一地、而宗邦反日加騷累、若是者何也、彼之主動力在國民、我之主動力自君主、闢地同、而所以闢地之目的不同、夫是以毫釐差而千里謬也、吾聞地學家言、拉丁條頓兩族性質之相異也、曰「拉丁民族之殖民地、好裝飾、條頓民族之殖民地貴實業、拉丁民族之殖民地、由政府派軍隊以開之、條頓民族之殖民地、由人民集公司以拓之、拉丁民族、因得殖民地而勞費以爲國病、條頓民族、因得殖民地而豐富以爲國榮、以故拉丁民族、或放棄其殖民地而無所惜。條頓民族、常保持其殖民地而不憚勞」、夫彼兩族者同爲阿利安族、同事殖民之業、而因其所向之鵠、所用之方諸互異、其結果乃至大異若此、雖然、拉丁人之所以弱於條頓人者、彼則民之自殖、而此則政府之殖其民耳、而反諸爲民闢地之本意、尙非有所大謬、若中國前事、則正與彼等所執之主義、成反比例者也、中國數千年來襲用之名詞、只有所謂「屬國」者、更無所謂「殖民地」者、夫闢地而以殖民、則雖勞費矣、而後此有倍蓰什伯之利益以爲之償、

故國不病而事可以久而不然者民未有不勞國未有不瘁者也爾來歐美民族之各競於帝國主義也彼其內力充實而膨脹於外爲生存競爭之公例所迫有不得已者存也中國不然人主好大喜功快一時之意氣以爲名高耳故往往不顧其民力之如何動轝之以從事於外即如漢武者豈非不世之雄主哉彼其憤於匈奴之侵辱侵暴賭全力以雪之此民族排外之思想固亦嘗有不得已者存及其末流乃不啻絞內地民庶之脂膏以奉事小夷利害之顛倒甚矣漢書張騫傳云『騫之使烏孫也天子使齎牛羊萬數金幣直數千鉅萬而後此求宛馬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云云故漢武以開邊之故舉文景數十年來官民之蓄積而盡空之益以桑孔心計猶且不足卒至元元愁歎海內騷然噫何其悖乎吾聞羣學家言曰凡兩羣之相交通相闘奪也未有不起於爭自存蓋我勝彼而可以吸彼之利爲我有故不惜一時之苦痛以易之云爾未聞有自損而啗彼以利以爲快者也戰敗固損而戰勝亦損是以自損爲相爭之究竟目的如之何其可也又漢武之通西域其亦有類於是焉矣然此猶可曰以匈奴鉅患之故今欲制彼不可不以小損易大害也而後此匈奴既衰之後邊費且復不戢則又何也甘露以後單于入朝賞賜累巨萬發車騎萬六千以送之轉倉儲數萬斛以給之每單于朝一次則北方之民失業失食轉於溝壑者不可勝數永元間司徒袁安上疏云『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歲直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時北匈奴請求和親者或謂宜以待南單于之禮待之故袁安引此統計）嗚呼幾何其不胥中國而空之也不寧惟是東漢之初南單于內附乃居之於河南空吾民釣遊耕鑿之地揖外族以使入其後部族數十萬孳乳寖多布滿畿輔桓帝時又從遷許及魏武始憂之以其既在內地人衆猥多懼必爲寇乃分其衆爲五部居太原祁縣太陵諸地晉武時塞外匈奴歸化者踵至悉授土居之與吾民雜居於是平

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悉雜腥羶矣後此江統雖爲徙戎論終不見納卒至劉淵石勒起於肘腋戎狄迭有中夏者數百年爾後霸者始終蹈其覆轍而不悟雖以唐太宗之賢明猶劃神州以宅突厥寵異胡將卒召河朔之變蓋數千年來帝者對外之政略莫不皆然此誠古今萬國之所未聞千種萬種不可思議之現象也夫以古代亞歷山大該撒等之力征天下雖非能如今日之民族帝國主義者專拓之以爲民數也然要未嘗有竭國力以供奉外酋虛國土以容納異族者矣而中國胡乃若此無他霸者快一己自大之私意發一時皮相之虛榮耳以彼一念故而此最壯快最名譽之美舉反被誤用之以毒天下不見夫乾隆間故事乎數次大舉攻緬甸不下乃不惜重賂其酋使貢象數匹以博十全老人之一頭銜要而論之皆不惟其實惟其名耳惟然則雖屬國徧天下而於我國民曾無絲毫之益而反蒙莫大之累故歷朝好勤遠略之主所以得地而不能守開邊而輒致亂者皆此之由夫拉丁民族所闢之地固猶有殖民也徒以重虛榮輕實益之故其新地猶且爲母國累而況乎不殖一民於境外而反自空其地徠敵國之民而殖之者耶然則迂儒鄙生之斷斷焉以遠征外競爲大戒者蓋亦有詞矣而此等議論既習於人心則如張博望班定遠其人者遂益不爲世所重而國民進取冒險之精神且日摧滅以至於盡吾甚惜以博望定遠之人格之事業可以爲我黃族男兒之好模範者乃竟爲一二霸者倒行逆施之政略所點污也

雖然我國民亦有罪焉矣夫誰使汝不擇地以自殖而惟俯首帖耳一任霸者之振簸以驅策之也吾聞數百年前英人之不堪虐政者相率渡航新世界遂開今日之美國夫彼豈必視其政府之方針而始進行也論者謂今日五大洲無復可以容我民族膨脹之餘地其然耶豈其然耶勿徵諸遠即張班二傑所留紀念之一大地猶足

以當歐洲一强國而有餘也。抑吾又聞南洋新嘉坡檳榔嶼諸地。其刈蓬蒿戰土蠻而奠定之者。實惟我黃帝子孫。然則張班之芳躅。固未必遽絕於今日。而無自治之力以承其後。雖自得之而終不免以餌條頓民族。而自爲其奴隸。若是乎則雖有一二博望定遠其人者。又安足貴耶。又安足貴耶。

飲冰室專集

黃帝以後第一偉人

趙武靈王傳

(一)敍論　痛哉恥哉中國民族之外競史也自商周以來四千餘年北方賤種世世爲中國患而我與彼遇劣敗者九而優勝者不及一其稍足爲歷史之光者一曰趙武靈二曰秦始三曰漢武四曰宋武（劉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而四役之中其最足爲吾儕子孫矜式者惟趙武靈

(二)當時本族之形勢　黃帝以後我族孳乳寖多分布於中原而其勢不相統合雖夏后殷周之盛其元后與羣后皆南面分土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所謂大一統者不過一虛名已耳及春秋以降五霸迭興兼幷盛行降及戰國僅以七雄凡歷四五百年逮嬴秦興而中國始統於一五霸七雄者實我古代史之帝國主義過渡時代也而其勢愈搏愈劇如重學公例所謂物墜空中愈距地近而其速率愈增七雄時代者實短兵相接決勝負於一髮之時機也

羣學公例惟內方充實乃能宣洩於外亦惟外競劇烈而內力乃以益充故我民族活潑進取之氣象惟七雄時代爲最盛皆此之由

(三)當時外族之形勢　北國之先其所自出不可深考史家或以爲亦神祖黃帝之支裔雖然旣竄於異域與母國殊其語言殊其風俗殊其宗教則已不得謂之爲同一民族自周以來所謂山戎玁狁者已世爲中國患隴

山之變。爲歷史上第一次之國恥。此後雖齊晉繼霸。並力外攘。而聲威所訖。綦微末矣。卒乃白狄赤狄。盤踞中原。爲患心腹。終春秋之世。吾族苦之。然彼族發達甚緩。且散漫不相統紀。猶甚於我。以故主客之勢。猶不相敵。降至戰國。而控弦之種。漸加强盛。所謂匈奴一種屬者。始崛起於北方。史記所謂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即秦趙燕是也。故三國皆築長城以爲防。至是而匈奴與中國。殆有不兩立之勢。

(四)趙之地位　自晉悼公和諸戎後。戎翟皆朝於晉。不相侵犯。故中國不病。而狄亦得安堵以自强。至周安王時。晉卿趙襄子。帥師踰句注。乘戎取代。以攘諸胡。此亦畏偪不得不爾也。而趙與胡之交涉。自茲益繁。三卿分晉。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皆與狄界邊。其後秦滅義渠。魏西河上郡入於秦。自此三晉之中。惟趙邊胡。而其所當之衝。視秦燕爲更劇。趙不創胡。胡必弱趙。趙之憂患在是。趙之所以盛强亦在是。

(五)武靈王伐胡之預備

(戰國策)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跡。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中略)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既定負遺俗之累。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

欲使外競有力，非舉其國而爲軍國民不可，七雄中實行軍國主義者，惟秦與趙，趙之有武靈肥義，猶秦之有孝公商鞅也，而秦之主動力在臣，趙之主動力在君，商君者，秦之俾斯麥，而武靈王者，趙之大彼得也，王之變胡服也，凡以爲習騎射之地也，以騎射敎百姓，所謂舉國民而皆兵之也，

(六)輿論之反抗及王之英斷，

(戰國策)王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今寡人作敎易服，而叔不服，恐天下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中略)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敎，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

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中略)是故聖人苟可以利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敎離，又況山谷之便乎，(中略)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

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强。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卽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

凡改革之業最難。其利在後。愚者弗見。知者卽或見之。而疑慮其成。若夫目前之不便。則萬衆所共睹也。故非智勇兩備者。其不挫蹶於中途希矣。武靈王之大計畫。非徒在陸軍也。而猶在水師。一面廣舟檝之利。一面採騎射之長。此其政策之全體也。彼所以語公子成者。於國勢敵情。洞見無餘蘊矣。而水居之民。可以用因。騎射之民。勢必用創。因尙易而創斯難。其必汲汲易胡服也。固以謀騎射之便利。抑亦借此以壹舉國之觀聽而定民志也。日本變法時之易服。亦猶此意而已。故以騎射爲其目的。而以胡服爲其手段。彼其目的已非庸衆所得喻。況於手段。其駭必更倍蓰矣。王固知之而必厲行之。此所謂智勇俱備者也。商鞅爲輿論所反對。而以威力屈之。武靈爲輿論所反對。而以理勢服之。雖其所處地位各不同。而武靈之手段。固高鞅一籌矣。法行自貴近始。此兩君所同認也。乃鞅則罰太子而刑師傅。武靈則先施於公叔而禮下之。公叔變而舉國皆變。其政略豈不亦遠耶。史復載趙文趙造周紹趙燕與王爭辯胡服。其論甚詳。周紹之言曰。『舉國未通於王之胡服。』觀此亦可見當時全國輿論譁囂之一斑也。文繁不復具引。

當時反對論。非徒在胡服也。而並在騎射。試以史文證之。

(戰國策)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攻獲之利不如其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故賢人觀時而不觀于時。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七)武靈王之成功。　王以其遠大之政策。英鷙之材略。冒萬險犯萬難。以實行軍國民主義。卒能使貴族服其敎。黎元化其俗。十年之間。四征八討。使趙爲當時一等國。揚我民俗聲威於域外。前乎此者。爲山甫方叔之所不能及。後乎此者。爲蒙恬衞青之所不能幾。本族歷史名譽之紀念。以此爲最。今据史記略次其年表如下。

武靈王卽位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

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

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習騎射。

同年。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之門。西至河。登黃華之上。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楡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

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祒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幷將之，牛翦將車騎，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請和，王許之，罷兵。

二十三年，復攻中山。

二十四年，牛贊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

二十七年五月，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爲王，是爲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

三年，主父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

吾述武靈王之偉業，有欲求讀者注意深察者一事，曰王之兵力所加，皆在異種而非同種是也。王所侵略者，曰中山，曰林胡，曰樓煩。樓煩在今代州北三十里，即匈奴所居地。林胡在今陝西榆林鎭東北四百五十里，種以胡名，此兩者之爲異族，衆所共知也。若中山，即春秋時之鮮虞，爲白狄別種，春秋末最强，晉屢伐之不得志，武靈王以十餘年全國之兵力，僅乃滅之。於是今保定大同宣化諸地，始隸內版，使無趙武靈王，則冒頓平城之禍，或不待漢高之時而已見於中國，蓋未可知耳。唐人詩云『若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弔古撫今，感慨係之矣。

武靈王舉動之尤奇特者，則棄萬乘之尊，而自從事於戰陣是也。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自號爲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

覽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

於戲此等舉動豈不壯哉豈不偉哉使主父而永其年則一統之業其將不在秦而在趙而自登之金縎甘泉之烽火或遂不至爲我國史汚也而乃亢龍有悔遺恨於沙丘鸜鵒能言齎志於爵鷇大業之統雖曰人事豈非天命耶嗚呼

八)結論　國史氏曰論者或以爲國民之性質全由地理上遺傳上所限定謂吾國民之文弱其天性也嘻何爲其然觀於武靈王時代之趙國雖秦西之斯巴達何以尙之夫非猶是吾輩之祖宗也歟胡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故知黎民於變放勳所以光被遐不作人周王所以壽考齊桓好紫一國易服豐沛之間羣兒椎埋一二英雄以右武精神鼓舞而左右之舉國靡然今猶昔耳嗚呼使武靈王而在今日者德皇維廉第二瞠乎後哉武靈王卒後二十餘年而趙將有李牧

附　李牧傳

(史記李牧傳)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失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

强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索隱云謂能射者也）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史記馮唐傳）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

國史氏曰。古稱兵法有守如處子出如脫兔者。豈李牧之謂耶。漢文時。匈奴數爲邊患。苦烽燧。至候甘泉。景帝乃納晁錯納粟拜爵徙民實邊以屯爲兵之議。而匈奴勢乃少殺。殆今世所謂武裝的平和非耶。未幾而孝武卒用其力。命將出師。逐北千里。致漢南無王庭。呼韓邪以後。而冒頓之裔。且俛首歸命於我大邦矣。漢世孝文孝景孝武三代之境遇之軍略。李牧以一身備之。茂陵之聞而拊髀也宜哉。抑李牧之人格。武靈王之教育所產出也。李牧之功業。武靈王之經營所留貽也。一夫善射。百夫決拾。英雄之澤。數世未斬。盛矣夫。

飲冰室專集

明季第一重要人物 袁崇煥傳

第一節 發端

有人焉。一言一動。一進一退。一生一死。而其影響直及於全國者。斯可謂一國之人物也已矣。吾粵崎嶇嶺表。數千年來。與中原之關係甚淺薄。於歷史上求足以當一國之人物者。渺不可覩。其在有唐。六祖慧能。大弘禪宗。作佛教之結束。其在有明。白沙陳子。昌明心學。導陽明之先河。若此者。於一國之思想界。蓋占一位置焉矣。若夫以一身之言動進退生死。關係國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於古未始有之。有之。則袁督師其人也。

明史之傳督師也。一則曰。『我大淸舉兵所向無不摧破。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再則曰。『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嗚呼。何其言之之有餘痛耶。吾聞萬季野明史稿。爲督師立傳。凡二巨冊。（見魏默深古微堂外集）度其於督師之雄材偉略。遠猷碩畫。必能纖悉詳盡。又督師當時所以對待敵軍。及敵之所以委曲行反間者。一切重要關目。必能甄載無遺。惜乎官修之本。忌諱滋多。原稿今雖流傳人間。而鄙人弇陋。未獲鈔讀。以此牽爾論述。能無恧焉。雖然。以數千年來歷史上一大異動。重以鄉先正之記念。蒙雖不文。烏可以已。作袁督師傳。

第二節 袁督師之時代

滿洲之初起東裔。自其始非必有併吞中原之大志也。而明季之君庸帥愎將疲卒孱。實有以啓之。故欲知當時明清遞嬗之歷史。當分三方面觀察焉。

一曰北京政府。當時北京政府之權力有四。一曰帝。二曰內監。三曰閣臣。四曰本兵。袁督師時代之政府。其帝則熹宗之昏弱而無能也。懷宗之卞急而善疑寡斷也。其內監則與魏忠賢相終始也。其閣臣則皆闒冗伴食之輩也。而制閫外將帥之命者。尤在本兵。明末本兵之權至重也。今將天啓以來任兵部尚書者列表如下。

年	兵部尚書
萬曆四十四年至四十八年	黃嘉善
天啓元年	王象乾 張鶴鳴
二年	鶴鳴 孫承宗 董漢儒
三年	漢儒 趙彥
四年	彥
五年	彥 高第 王永光
六年	永光 馮嘉會
七年	嘉會 王之臣 霍維華 崔呈秀 閻鳴泰
崇禎元年	鳴泰 王在晉 王洽
二年	洽 申用懋
三年	梁廷棟
四年	廷棟 熊明遇
五年	明遇 張鳳翼
六年至八年	鳳翼
九年	鳳翼 楊嗣昌
十年至十一年	嗣昌
十二年	嗣昌 傅宗龍
十三年至十四年	陳新甲
十五年	新甲 張國維
十六年	國維 馮元飆 張縉彥
十七年	縉彥

（表之說明）崇禎二年以後之本兵於袁督師無關．並列之者．為末節敍督師逝後之時局須資參考也．

凡與東事最有關係者添●符於其旁

二曰東北邊將　邊將之任免．政府主之．而邊將之得人失人．大局係之．豈惟袁督師．卽如熊廷弼孫承宗之流．使能久於其位．東事之敗壞．尚不至此極也．今將當時任東北兵事之將帥列一表．次乃論其功罪．

人	官	年	摘要
楊鎬	巡撫遼東	萬曆三十八年	旋罷
楊鎬	經略遼東●	萬曆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三月師師出塞敗逮治罪
熊廷弼●	宣慰遼東● 經略遼東●	萬曆四十七年至天啓元年	四十七年三月代楊鎬四十八年八月罷
袁應泰●	經略遼東●	天啓元年	代熊廷弼其年三月清兵入遼瀋死之
薛國用	經略遼東	同	
王化貞●	巡撫廣寧●	天啓元年至二年	化貞以元年五月廷弼以六月受任其明年清兵
熊廷弼●	經略遼東●	同	取西平堡化貞棄廣寧與廷弼走入關俱被逮
王在晉●	經略遼東●	天啓二年	其年八月告歸孫承宗代之
王象乾	薊遼總督	同	
孫承宗●	經略薊遼●	天啓二年至五年	五年十月爲魏忠賢排去高第代之
袁崇煥●	監關外軍●	天啓二年至六年	時實官由僉事遷按察使
高第●	經略遼東●	天啓五年至六年	六年七月以不救寧遠能罷

王之臣	經略遼東	天啟六年	尋罷經略不置
袁崇煥	巡撫遼東	天啟六年至七年	至是罷經略不置以關內外專任崇煥
王之臣	巡撫遼東	天啟七年至崇禎元年	
袁崇煥	督師薊遼	崇禎元年至二年	

三曰滿洲之勢力。滿洲之勢力與明邊將之賢否為消長。今列一略表。與前表參觀。而大勢可知矣。

萬曆四十四年	清太祖始改元天命
四十六年	始伐明克撫順
四十七年	明以兵二十四萬伐清不克
天啟元年	清攻克瀋陽
二年	清攻克西平堡
六年	清兵大舉西渡遼河攻寧遠不克其年清太祖崩
七年	明清議和不成清來攻不克
崇禎元年	復議和不成
二年	清大舉入寇

合觀三表。然後當日之時局可得而論次焉。萬曆四十六年以前。清兵方有事於扈倫四國。（哈達葉赫烏拉輝發也）未有窺中原之志也。及天命建元。（四十四年）四國已服其三。惟葉赫恃明援不下。欲圖之則狼顧。恐明之議其後也。故四十六

年。以七大恨誓天伐明。是爲明清交兵之始。其年雖克撫順。然未嘗守也。時楊鎬始爲經略。鎬鎭朝鮮者十餘年。喪師數次。本無軍略。朝廷以其諳遼事。故畀以重任。而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黃繼善等。日促鎬進兵。御史王象恆力言非策。引哥舒翰出潼關爲戒。不能用也。乃集瀋陽兵二十四萬。分四路深入。襲清都。清太祖以五萬人拒之。并力破其一路。閱五日而三路皆破。鎬遂以喪師逮罪。是爲清軍第一次得志。則楊鎬之溺職。與部臣之調度乖方爲之也。於是乃起熊廷弼代鎬。廷弼者。前於三十六年巡按遼東。興屯田。察軍實。遼人所神明視也。時遼瀋大震。諸城堡軍民盡竄。數百里無人迹。中外謂必無遼。廷弼兼程冒雪。徧閱形勢。招流移。繕守具。簡士馬。肅軍令。主固守不浪戰。集兵十八萬。分布靉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鎭江諸口。小警自禦。大警互援。更選精銳爲游徼。乘間收零騎。擾耕牧。以俟釁。會清人憚之。爲之按兵不出者歲餘。而明臣忌廷弼者。爭劾其不戰。廷弼遂不安其位。憤憤抗疏乞罷斥。疏云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雪稍緩閧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閧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文將用武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吏自爲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怫然怒詈哉以袁應泰代之。應泰吏事敏練。然非將才。會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言不急收之。且爲敵有。招降數萬。分處遼瀋二城。降者多占民居婦女。遼人大怨。而清又陰撫之。於是降人與遼人皆爲敵耳目。敵覘廷弼之既去也。乃於天啓元年。引兵七萬攻瀋陽。明軍以萬餘衆拒敵。殊死戰。史家謂遼左用兵以來第一血戰云。然遂不支。遼陽隨陷。應泰與巡按御史張銓死焉。坐是遼河以東堡寨營驛及海蓋金復耀諸州大小七十餘城俱陷。是爲清軍第二次得志。則政府妒嫉廷弼。而袁應泰用違其才之爲之也。遼瀋既失。朝廷大震。乃盡謫前劾廷弼諸臣。而起廷弼於家。乃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登萊各設巡撫。而經略駐山海關。節制三方。初廷弼之未至也。廣寧巡撫王化貞。先部署軍事。沿遼河置六營。[illegible]分戍西平鎭武柳

河盤山諸要害。及廷弼至。言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破其一營。則諸營皆潰。河上止宜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而大兵悉屯廣寧。深濠高壘以俟。此實一時制勝第一義也。化貞素騃不知兵。與廷弼議不合。徒爲大言。謂用毛文龍。用降將李永芳等。用蒙古插漢助兵四十萬。可以一舉蕩平。盡撤營壘城濠。不復設備。廷弼既屢與齟齬。乃相互劾。而兵部尚書張鶴鳴袒化貞。無言不從。化貞擁兵十四萬於廣寧。而廷弼關上無一卒。號稱經略。乃一匹夫。十月冰合。清兵復將渡河。邊民爭竄。鶴鳴方集廷議。以經撫不和。欲去廷弼專任化貞。而清兵已圍西平矣。化貞稗將孫得功陰通敵。譌言敵騎已薄廣寧。化貞不知所爲。踉蹌棄城單騎走。遇廷弼大凌河。乃相與盡焚積聚。護難民數十萬入關。廷弼數年來之心血全空。比清兵至廣寧。化貞竄已二日矣。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右屯前屯四十餘城堡皆陷。時天啓二年正月也。是爲清軍第二次得志。則鶴鳴化貞相狼狽以厄廷弼。罪不容於死也。然且化貞以輕罪末減。而廷弼被戮。傳首九邊。田産籍沒。家屬爲奴。明之政府。殆不可與處矣。至是而袁督師乃受命於敗軍之際。始漸預兵事。

第三節　袁督師之履歷及監軍時代

督師名崇煥。字元素。廣東東莞縣人。萬曆四十七年成進士。授邵武縣知縣。史稱其少年慷慨。有膽略。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阨塞情形。以邊才自許云。天啓二年正月。朝覲在都。御史侯恂請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職方司主事。無何廣寧師潰。(即王化貞失事之役)廷議守山海關。崇煥即單騎出閱關內外。部中失袁主事。訝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還朝。具言關上形勢。曰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稱其才。遂超擢僉事。監關外軍。蓋

廷臣監軍。明制然也。乃發帑金二十萬。俾招募。時關外地悉爲哈喇愼諸部所據。崇煥乃駐守關內。未幾。諸部受款。經略王在晉命崇煥移駐中前所。監參將周守廉游擊左輔軍。經理前屯衞事。尋令赴前屯。安置遼人之失業者。崇煥卽夜行荊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將士莫不壯其膽。以是在晉亦深倚重之。題爲寧前兵備僉事。

守關外以捍關內。此袁督師畢生之方略。而亦兵家一定之形勢也。時王在晉以兵部尚書代熊廷弼。無遠略。徒作偷安計。以故崇煥不能盡其才。至是在晉議於距關八里築重城。崇煥力爭。以爲非策。爭不得。奏記首輔葉向高。亦不省。會在晉與薊督王象乾爭論不決。而十三山難民十餘萬。久困不能出。乃使大學士孫承宗行邊。崇煥自請將五千人駐寧遠。以壯十三山勢。別遣驍將救之。寧遠去山二百里。便則進據錦州。否則退守寧遠。奈何委十萬人置度外。承宗以謀象乾。象乾以關上軍方喪氣。議發插部護關者三千人往。承宗以爲然。告在晉。在晉竟不能救。衆遂沒。脫歸者僅六千人。嗚呼。崇煥一言之用否。十餘萬人之性命係之。此旣可爲一長歎者也。

承宗旣駁八里重城議。集諸將謀所守。閻鳴泰主覺華。崇煥主寧遠。在晉及張應吾邢愼言皆持不可。承宗竟主崇煥議。已而承宗代在晉督師。崇煥之政略。乃得實行。時關以外寧遠以西諸城堡。悉爲蒙古所據。聲言助守邊。崇煥議盡驅之邊外。毋倚以爲累。九月。承宗乃使崇煥與副將滿桂屯軍寧遠。是爲袁督師領兵之始。

第四節　袁督師之守寧遠

寧遠在山海關外二百餘里。面遼東灣。與桃花島相對。今者楡營鐵路所經過之一要驛也。初承宗令祖大壽築寧遠城。大壽度中朝不能遠守。築僅十一。且疏薄不中程。三年九月。崇煥至。乃定規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

廣三丈，上二丈四尺，使大壽與參將高見賀謙分督之，明年工成，遂屹然為關外一重鎮，崇煥與將卒共甘苦，撫民庶如父兄，人人皆樂為盡力，由是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為樂土，旋遭父憂，奪情視事，時尚官僉事也，天啓四年九月，偕大將馬世龍王世欽率水陸馬步兵萬二千東巡廣寧，歷十三山，（按十三山大凌河出海處也）抵右屯，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還，（按三岔河入遼河匯遼河入海即今之營口也督師此行殆由遼東灣航海返錦）尋以五防敘勞，進兵備副使，再遷右參政，崇煥之東巡也，相度地勢，策畫戰守，為恢復之計，時承宗委任甚專，言聽計從，五年夏，種種準備既具，崇煥乃說承宗遣諸將分戍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諸要害，擴地復二百里，幾盡復遼河以西舊疆，而寧遠且為內地，循此以進，則敵軍欲越雷池一步，蓋其難哉，故自承宗崇煥之戮力，而敵軍戢伏，不敢犯明邊者四年，

古未有奸臣在內，而名將得立功於外者，斯言諒哉，時魏閹之勢，炙手可熱，其黨日排承宗，遂[illegible]不安其位，以高第代，第恇怯柔媚之小人也，既至，謂關外不可守，令盡撤錦右諸城守具，移將士於關內，崇煥[illegible]曰，兵法有進無退，諸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第不聽，且欲並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崇煥憤悒，三抗疏乞終制，不許，十二月，進按察使，視事如故，然數年心血，委於一旦，敵志始驕矣，

清軍知經略之易與也，又窺崇煥之無援也，天啓六年正月，大舉渡遼河，擣寧遠，兵十三萬，號二十萬，越城五里橫山海關大路而軍，邊將皆震恐無人色，崇煥乃偕大將滿桂副將左輔朱梅參將祖大壽何可綱等集將士誓死守，更刺血為書，激以忠義，為之下拜，其書語多觸犯本朝，故明史闕焉，而將士誦書，咸涕泣不可仰，慷慨請與

將軍共生死。蓋至誠之感人深矣。於是盡焚城外民居。擕守具入城。堅壁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維楧詰奸。通判金啓倧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將趙率敎山海守將楊麒。凡遇寧遠將卒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

是時我軍僅萬餘人。而敵之强且十二三倍。經略第。總兵麒。並擁兵關上不救。中朝聞警。兵部尚書王永光大集廷臣議戰守。無善策。盈廷皇皇。謂必無寧遠。越十日。崇煥以捷聞。朝野上下。罔不失色擂舌。額手以相慶者。先是清軍進攻。戴楯穴城。矢石雨下。不能退。城垣圮丈許。崇煥身先士卒。甃石塞缺口。身被再創。部將勸自重。崇煥厲聲曰。『區區寧遠。中國存亡係之。寧遠不守。則數年以後。父母兄弟皆左衽矣。偷息以生。復何樂也。』自裂戰袍裹左臂傷處。戰益力。將卒憤厲。奮爭先。相翼蔽。城復合。嗚呼。若於吾先民中求完備之軍人資格者。袁督師當之矣。明日復攻。崇煥乃令閩卒發巨炮。一發決血渠數里。傷數百人。凡三日三攻三卻。圍遂解。崇煥復開壘躡擊。追北三十餘里。清軍大亂。死者逾萬人。乃分兵略覺華島。寧遠軍雖以城初完。方繕守備。不克救。然敵之銳氣太挫。故明史大書曰。『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嗚呼。豈敵之果强。毋亦我之太弱而已。清太祖自起兵征尼堪外蘭以來。未嘗一遇勍敵。至是爲崇煥所破。悒悒不自得。不數月而殂落矣。

第五節　袁督師之初督師

捷報聞。擢崇煥右僉都御史。璽書獎厲。桂等進秩有差。初高第鎮關門。盡反承宗所爲。務折辱諸將。諸將咸解體。至是坐失援褫職去。三月復設遼東巡撫。以崇煥任之。魏忠賢遣其黨劉應坤紀用等出鎮。崇煥抗疏諫。不省。旋敍功加兵部右侍郎。賚銀幣。世蔭錦衣千戶。時代高第者爲兵部尚書王之臣。之臣亦庸才。與崇煥不相協。中朝

乃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崇煥知廷臣忌己也。上書曰。

陛下以關內外分責二臣。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大要堅壁清野以爲體。乘間擊瑕以爲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旣有餘。戰無不足。顧勇猛圖敵。敵必讎。奮迅立功。衆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惟聖明與廷臣終始之。

蓋崇煥保守進取之大計畫。皆略具於是。而此後死於敵之間。死於朝廷之疑。皆若先見之矣。書上。優旨褒答。其冬崇煥復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高第所棄舊土。蓋當時滿洲游牧水草之性。志不過鹵獲。得土而不居。如廷弼承宗崇煥等之政策。實足以自固其圉。而無啓戎心。措珠厓之棄。視爲固然。一誤再誤。數年繕之。一旦而墮之。復數年而後再繕之。復一旦而墮之。今日崇煥所擲心血以欲易之地。皆其數年前擲心[illegible]旣得之者也。嗚呼。明之日蹙。其有以自召矣。於是崇煥益上書言遼左之壞。雖由人心不固。亦緣失有形之險。無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戰。祇有憑堅城用大炮一策。今山海四城旣新。當更修松山諸城。班軍四萬人。缺一不可。帝報從之。

第六節　袁督師之和議及寧錦之捷

以和爲守。以守爲戰。此袁督師對滿洲之大政策也。李牧之所以破胡。羊祜之所以沼吳。名將之最上戰略。往往在此點。於是淸太祖方殂落。崇煥乃遣都司傅有爵田成等同李喇嘛往弔喪賀新君。且覘虛實焉。淸太宗遣方

青納溫克什送之還，且來報聘。崇煥乃復書申和議。（書云：再辱書教，知漸息兵戈，以休養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鑒之，將來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無量也。往事七宗，汗家抱爲長恨者，不佞寧忍聽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窮究根因，我之邊境細人與汗家之部落口舌爭競，致起禍端。作孽之人，即逃人刑，難逃天怒，不佞不必枚舉，而汗亦所必知也。今欲一一辨晰，恐難問之九原。不佞非但欲我國家忘之，且欲汗共忘之也。然汗家十年苦戰，皆爲此七宗，不佞可無一言乎？今南關北關安在？遼河東西，死者寧止十人？仳離者寧止一老女？遼瀋界內之人民，已不能保，寧問田禾？此極慘極痛之事，我國家所難消受，而汗家之讐怨，固已滿志快心者也。今若修好，則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送還？是在汗之仁明慈惠，敬天愛人耳。天道無私，人情忌滿，是非曲直，原自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一念殺機起世上無窮劫運，一念生機開後來許多吉祥。不佞又願汗熟思之。來書中所開諸物，以我國家之財用廣大，亦寧斬此。然往牒不裁，多取違天，又汗所當酌裁也。方以一介往來，又稱兵於朝鮮，何故？我文武官屬，遂疑汗之言不由中也。然兵未回即撤回，已回勿再以明汗之盛德，息止刀兵，將前後事情講析明白，往來書札，無取動氣之言，恐不便奏聞朝廷。惟汗堅意修好，再通信使，則康簡書以料理邊情，有事邊疆之臣在寧，或虛汗美意，邈於上聞乎。○據開國方略補錄）太宗復書，詞甚倨。然方欲有事朝鮮，懼崇煥躡其後，和議遂粗定。

七年正月，朝議以崇煥與王之臣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略不設，以關內外專屬崇煥，與鎮守中官應坤用，並便宜從事。崇煥銳意恢復，乃乘清軍之出，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之持書議和。會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朝命崇煥發兵援。崇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九將，將精卒九千，先後逼三岔河（案即在田莊臺營口之間，今正日俄陸戰之焦點也），爲牽制之勢。會朝鮮降，乃還。

初崇煥議和，中朝不及知，及奏報，優旨許之。後以爲非計，頻旨戒諭。崇煥持益力，而朝鮮及文龍被兵，言官因謂和議所致。四月，崇煥上書云：

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山，南阻海，廣四十里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業移商民，廣開屯種，倘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功也。故乘敵有事江東，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

崇煥議和之眞相。蓋在於是。其時淸太宗復移書相詰。有『今將軍遣使議和。又修葺城垣。潛圖侵逼。』等語。蓋崇煥議和之故。敵軍知之。而明之君臣懵焉。明之爲明。殆難言哉。奏上。帝優旨報聞。然非其意也。後崇煥莫須有之獄。遂伏於是。

時率敎駐錦州。護版築。朝命尤世祿來代。又以左輔爲前鋒總兵官。駐大凌河。世祿未至。輔未入大凌。五月十一日淸兵直抵錦州。四面合圍。率敎借中官用嬰城守。而遣使議和。欲緩師以待救。使三返。不決。圍益急。崇煥以寧遠兵不可動。選精騎四千。令世祿大壽將。繞出淸軍後決戰。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且請發薊鎭宣大兵東護關門。朝廷已命山海滿桂移前屯。三屯孫祖壽移山海。宣府黑雲龍移一片石。薊遼總督閻鳴泰移關城。又發昌平天津保定兵馳赴上關。檄山西河南山東守臣整兵聽調。世祿等將行。淸軍已於二十八日分兵趨寧遠。崇煥與副使畢自肅督將士登陴守。列營濠內。用炮距擊。而桂世祿大壽大戰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數矢。淸軍亦旋引去。益兵攻錦州。以濠塹不能克。士卒多損傷。六月五日亦引還。因毀大小凌河二城。時稱寧錦大捷。是爲明軍對淸軍第二次血戰。皆袁督師節制調遣之成效也。惜大小凌防守未完。而敵軍奄至。未免有虧責之憾。觀此益信以和爲守。以守爲戰之政策之不容已矣。使督師能久其位而行其志。則成就亦安止此。

時魏忠賢方專權。炙手可熱。中外爭頌功德。崇煥不附。銜之滋甚。敍寧錦戰捷功。文武增秩賜賚者數百。忠賢子亦封伯。而崇煥止增一秩。猶以爲未足。復使其黨劾能之。七月。崇煥遂予告歸。

第七節　袁督師之再督師

熹宗崩，懷宗卽位，忠賢伏誅，削諸冒功者，廷臣爭請召崇煥，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視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禎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所司敦促上道，七月崇煥入都，先奏陳兵事，帝召見平臺，慰勞甚至，咨以方略，對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曰，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頓首謝，且曰，陛下旣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爲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卽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謀臣，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無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請收還王之臣滿桂尚方劍，以賜崇煥，假之便宜，帝悉從之，賜崇煥酒饌而出，

崇煥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爲人排構，不得竟其志，乃再上疏曰，

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爲，至用人之人，與爲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旣重，爲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爲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嗚呼，督師此言，字字血語語淚矣，明所以亡者不一端，而朝廷不能見信於其臣，則亡徵之尤劇而不可藥者也，不然，以磊落颯爽之袁督師，而何以自危至是，而明之所以待督師者，後此乃皆不幸而言中焉，嗚呼，雖曰天命，

豈非人事哉。書上。帝優詔答之。賜蟒玉銀幣。疏辭蟒玉不受。

是月川湖兵戍寧遠者。以缺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繫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推官蘇涵淳於譙樓上。自肅傷重。兵備副使郭廣初至。躬翼自肅。括撫賞及朋椿二萬金以散。不厭。貸商民足五萬。乃解。自肅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經死。崇煥以八月初抵關。聞變馳與廣密謀。宥首惡張正朝張思順。令捕十五人戮之市。斬知謀中軍吳國琦。責參將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發正朝思順前鋒立功。世榮涵淳以貪虐致變。亦斥之。獨都司程大樂一營不從變。特爲獎勵。一方乃靖。

時關外大將四五人。事多掣肘。後定設二人。以梅鎮寧遠。大壽仍駐錦州。至是梅將解任。崇煥請合寧錦爲一鎮。大壽仍駐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剛都督僉事。代梅駐寧遠。而移薊鎮率教於關門。關內外止設二大將。因極稱三人之才。謂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當與臣相終始。屆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歸死於司敗。帝可之。崇煥遂留鎮寧遠。自肅既死。崇煥請停巡撫。及登萊巡撫孫國楨免。崇煥又請罷不設。帝亦報可。哈剌慎三十六家向受撫賞。後爲插漢所迫。且歲饑。有叛志。崇煥召至於邊。親撫慰。皆聽命。二年閏四月。敍春秋兩防功。加太子太保。賜蟒衣銀幣。廕錦衣千戶。

第八節　袁督師之殺毛文龍

殺毛文龍一事。袁督師冤獄之近因。而其爲功爲罪。又當時輿論所最嘵嘵者也。文龍之應誅與否。讀明史本傳自明。而督師此等舉動。非有霹靂手段者不能學也。今錄本傳全文如下。

毛文龍者。浙江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鮮。逗留遼東。遼東失。自海道遁回。乘虛襲殺清鎮江守將。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略熊廷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總兵。累加至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尙方劍。設軍鎭皮島。如內地。皮島亦謂之東江。在登萊大海中。綿亘八十里。不生艸木。遠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卽抵清界。其東北海則朝鮮也。島上兵本河東民。自天啓元年。河東失。民多逃島中。文龍籠絡其民。爲分布哨船。聯接登州。以爲犄角計。中朝是之。島事由此起。四年五月。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清國東偏。爲守將擊敗。衆盡殲。八月。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大清守將覺。濟師襲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襲耀州之官屯寨。敗歸。六年五月。遣兵襲鞍山驛。喪其卒千餘。越數日。又遣兵襲撒爾河。攻城南。爲清守將所却。七年正月。清兵征朝鮮。幷規剿文龍。三月。清兵克義州。分兵夜擣文龍於鐵山。文龍敗。遁歸島中。時清惡文龍躡後。故致討朝鮮。以其助文龍爲兵端。顧文龍所居東江。形勢雖足牽制。其人本無大略。往輒敗衂。而歲糜餉無算。且惟務廣招商賈。販易禁物。名濟朝鮮。實闌出塞。無事則鬻參販布爲業。有事亦罕得其用。工科給事中潘士聞劾文龍糜餉殺降。尙寶卿董茂忠請撤文龍。治兵關寧。兵部議不可。而崇煥心弗善也。嘗疏請遣部臣理餉。文龍惡文臣監制。抗疏駁之。崇煥不悅。及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又不讓。崇煥謀益決。至是遂以閱兵爲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怫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亦不悅。以六月五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參將謝尙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畢。登山。崇煥問從官姓名。多毛姓。文龍曰。此皆予孫。崇煥笑。因曰。爾等積勞

海外、月米止一斛、言之痛心、亦受予一拜、爲國家盡力、衆皆頓首謝、崇煥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辯、崇煥厲色叱之、命去冠帶縶縛、文龍猶倔强、崇煥曰、爾有十二斬罪、知之乎、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爾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一當斬、人臣之罪、莫大欺君、爾奏報盡欺罔、殺降人難民冒功、二當斬、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爾奏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語、大逆不道、三當斬、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盜軍糧、四當斬、擅開馬市於皮島、私通外番、五當斬、部將數千人悉冒己姓、副將以下濫給札付、千走卒輿夫盡金緋、六當斬、自寧遠還、剽掠商船、自爲盜賊、七當斬、强取民間子女、不知紀極、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當斬、驅難民遠竊人參、不從則餓死、島上白骨如莽、九當斬、輦金京師、拜魏忠賢爲父、塑冕旒像於島中、十當斬、鐵山之敗、喪師無算、掩敗爲功、十一當斬、開鎮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養敵、十二當斬、數畢、文龍喪魂魄、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部將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之曰、文龍一布衣爾、官極品、滿門封廕、足酬勞、何悖逆如是、乃頓首請旨曰、臣今誅文龍以肅軍、諸將中有若文龍者悉誅、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遂取尙方劍斬之帳前、乃出諭其將士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當是時、文龍麾下健校悍卒數萬、憚崇煥威、無一敢動者、於是命官斂文龍、明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斬爾、朝廷大法、今祭爾、僚友私情、爲下淚、乃分其卒二萬八千爲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副將陳繼盛參將徐敷奏遊擊劉興祚主之、收文龍敕印尙方劍、令繼盛代掌、犒軍士、檄撫諸島、盡除文龍虐政、還鎮、以其狀上聞、末言文龍大將、非臣得擅誅、謹席藁待罪、時崇禎二年五月也、帝驟聞、意殊駭、念既死、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其爪牙伏京師者、令所司捕、崇煥上言、文龍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爲亂也、其衆合老稚四

萬七千。妄稱十萬。且民多。兵不能二萬。妄設將領千。今不宜更置帥。卽以繼盛攝之。於計便。」帝報可。崇煥雖誅文龍。慮其部下爲變。增餉銀至十八萬。然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崇煥言東江一鎭。牽制所必資。今定兩協馬軍十營。步軍五。歲餉銀四十二萬。米十三萬六千。帝頗以兵減餉增爲疑。以崇煥故。特如其請。崇煥在遼與率教大壽可剛定兵制。漸及登萊天津及定東江兵制。合四鎭兵十五萬三千有奇。馬八萬一千有奇。歲費度支四百八十餘萬。減舊一百二十餘萬。帝嘉獎之。

程本直漩聲記（本書始末詳下節）評文龍之案曰『自武登撫相與爭而去。其欲得而甘心於文龍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簡挂彈章。可數百計也。是左右諸大夫皆曰可殺。國人皆曰可殺也。其不殺也。非不殺也。不能殺也。不敢殺也。是以崇煥一殺之而通國快然。』觀此則當時輿論之所存。可以見矣。夫以舉國不能殺不敢殺之人。而督師毅然去之。若縛一雞而探一轂也。指揮若定。聲色不驚。嗚呼。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斯。且文龍之死。其部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次第叛。後卒爲滿洲倀掃定西南。或以是爲袁督師實有以致之。雖然。吾以爲此亦存乎其人耳。文龍不死。安知其不執梃爲諸降王長。而督師死後。其最得力之部將祖大壽雖降而旋反正。而何可剛被執不屈。義烈炳千古。則又何說焉。彼不徒感激主將之私恩。而服從主將之公義者。蓋有素也。

第九節　袁督師之寃獄

子胥湛而吳沼。鄂王僇而宋夷。古來豪傑以一身生死繫一國存亡者。歷史上前例。往往不乏。若袁督師者。其重要之一人哉。先是半年前。崇煥上疏通籌全局。略言臣身在遼。遼無足慮。惟薊門單弱。敵所竊規。請嚴飭前督峻

防固禦。爲今日急著。時督薊者爲劉策。巽懦不知兵事。崇煥一疏不省。復再疏之。三疏之。得旨下部科會議。還延不行。是年十月。（崇禎二年）清兵十餘萬人。以蒙古兵爲嚮導。大舉入犯。憚崇煥之威。乃改道入龍井關大安口喜峯口。所向披靡。如行無人境界。如崇煥言。崇煥於十月二十八日聞警。卽檄調諸遼將祖大壽何可綱等入衞。所歷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地。逐路置防。逐城設守。戴星犯雪。於十一月初十日馳至薊州。欲背薊神州而拒敵來。十二十三等日。與敵兵相持於馬昇橋諸要隘。清軍不意袁軍驟至。相視駭眙。乃宵遁。疾趨而西。直犯京師。崇煥心焚血沸。憤不顧死。士不傳餐。馬不再秣。由間道飛抵郊外。兩晝夜疾行三百餘里。先清軍至二日。清軍初遇崇煥救薊。意欲避堅攻瑕。乃越薊西。蟠踞潞中。將中斷京師。使與崇煥首尾不相應。一面結營困潞。一面張勢撼京。謂潞困而京可不俟攻也。不知崇煥之舍薊而躡其後也。不知崇煥且舍潞而繞其外也。不知崇煥業據京而出其前也。時崇煥軍營於廣渠門外。敵軍初在高密店遇偵。咸大失色。詫以爲袁督師之兵從天而降。二十日轉戰於廣渠門。自辰達申。卻敵十餘里。追北至運河。清將阿巴泰阿濟格思格德爾之軍皆潰。太宗及諸貝勒相語。謂十五年來。未嘗有此勍敵。於是不復逼京師。惟出沒於海子采囿之間。以觀變。先是崇煥以兼程赴援。僅以馬兵五千從。其步兵不能兼進。以九千而當十餘萬之大敵。勢力太相懸絕。故朝議雖日促戰。而崇煥猶持重不發。卽廣渠門之役。猶非其志也。而盈廷乃以逍遙城下擁兵縱敵呶呶爲崇煥罪。計步兵全軍十二月初三四日間可至。而初一日遂有逮崇煥之旨。

先是崇煥至薊。奏報達。帝甚喜。溫旨褒勉。發帑重犒將士。及兼道入衞。帝立召見。深加慰勞。咨以戰守策。賜御饌及貂裘。倚重甚至。時清軍新挫。畏崇煥如虎。諸貝勒有請攻城者。太宗託以不欲損將卒。二十七日乃退駐南海

子。適前獲明太監二人。以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甯完我、巴克什、達海、監守之。至是鴻中、承先遵太宗所授密計。坐近二太監。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乃上計也。頃見上單騎向敵。敵有二人來見上。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佯臥竊聽。悉記其言。三十日。命縱楊太監歸。具以所竊聽者上聞。獄遂起。

十二月初一日。崇煥再被召對。逮縛下詔獄。大壽在旁。戰栗失措。出即擁兵叛歸。帝取崇煥獄中手書往召。大壽乃歸命。（余大成剖肝錄云（前略）上欲得煥手書遣關部九卿皆往獄所道意煥曰壽所以聽煥者督師也今罪人耳豈尙能得之於壽哉衆人開譬百端終不可且言未奉明詔不敢以纍臣與國事石納（案此大成自謂也）因大言謂崇煥曰公孤忠請纓隻手擊遼生死惟命捐之久矣天下之人莫不服公之義而諒公之心臣子之義生殺惟君苟利於國不惜髮膚且死於敵與死於法孰得耶公其閫之煥曰公言是也因手草纍書語極誠懇至則壽去錦州一日矣馳騎追及即遣道來意軍有數放箭者騎云奉督師命來非追兵也壽命立馬待之騎出一書壽下馬捧泣一軍盡哭遂歸羅即日入關收復永平遷化一帶）時輔臣溫體仁。毛文龍鄉人也。銜崇煥殺文龍。每思有以報之。適兵部尙書梁廷棟。曾與崇煥共事於遼。亦有私隙。二人從中持其事。崇煥由是得罪。又崇煥嘗與大學士錢龍錫友善。龍錫故主定逆案者。魏忠賢遺黨高捷、袁宏勛、史𡑍謀興大獄。爲逆黨報仇。見崇煥下吏。遂以擅主和議專戮大帥二事爲兩人罪。捷首疏力攻。𡑍宏勛繼之。又前者東江歲餉百萬。大半入權宦槖中。自崇煥斬文龍。盡失其路。咸相銜刺。至是清軍犯京師。中官勳戚在圍城中。思旦夕解圍。咎崇煥不卽戰。會總兵滿桂。初與煥共守寧遠。丙寅之役。首主棄城。爲煥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僞稱袁兵。以鼓衆怨。後因敗入甕城。浸潤中官。乘機譖之。合此諸原因。故崇煥遂不得不死。於是輔臣周延儒成基命吏部尙書王永光各疏救不報。總兵祖大壽以官階贈廕請贖不報。兵科給事中錢家修請以身代不報。布衣程本直詣闕抗呼寃。與錢龍錫同論死。御史羅萬壽以申辯崇煥非叛逆。削職下獄。凡崇煥在獄中半年餘。關外將吏士民日詣督輔孫承宗所號哭雪寃。願以身代者未嘗絕。承宗知內旨已定。不敢上聞。於是崇煥遂

死。會審之日。風霾晝閉。白日無光。崇禎三年八月十六日。遂棄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貲。天下冤之。

明史本傳於督師冤獄記載甚略。本節據錢家修程本直之辯冤疏。及本直所著漩聲記。余大成所著剖肝錄。及皇朝開國方略等書。大率皆當時目擊徵實之談也。　著者附識

第十節　袁督師死後之東北邊事

督師下獄之明日。命大同總兵滿桂為武經略。督步騎四萬陣永定門外。嚴濠柵。環以槍炮十重。清兵胥進。效明兵甲裳旗幟。黎明乘不意衝突入其營。滿桂戰死。生禽總兵黑雲龍麻登雲等。帝以庶吉士金聲之薦。擢游僧申甫為總兵。造戰車。又擢庶吉士劉之綸為兵部侍郎。募義兵。皆以倉卒未訓練敗死。舉城皇皇不可終日。會祖大壽何可剛得督師手書。引兵還救。初清軍料崇煥下獄後。大壽輩非叛作賊。即降從彼。至是見遼兵還為明戰守。乃遽為議和書。分置永定門德勝門外。移軍略薊而還。蓋督師一紙書。猶足以卻敵也如此。

清軍既還。沿途侵略。明年正月。克永平。克遷安。克灤州。遂班師。留貝勒濟爾哈朗統兵萬人守永平各城。三月。復命二貝勒阿敏益兵五千助鎮守。時明帝已復起孫承宗鎮關門。而祖大壽統各路援軍相為犄角。五月。遂連復灤州遷安遵化永平諸城。清軍殆盡覆。六月。阿敏逃還瀋陽。太宗震怒。議罪幽禁。皆祖大壽力也。皆袁督師教也。崇禎四年。清軍復攻大凌河。時孫承宗率由袁督師政策。已復關內四城。復理關外舊疆。欲并力先城大凌河為屏蔽。巡撫邱禾嘉撓其節制。中央政府復掣肘。遂敗衂。十一月。廷臣復劾罷承宗。而明益不可為矣。今將此後明

清之交涉復列一略表。

崇禎七年　清兵四路來侵。一從尙方堡之宣府趨應州至大同。一由龍門口入會於宣府。一由獨石口入會於應州。一由得勝堡入歷大同趨朔州。

八　年　清多鐸攻錦州。多爾袞由朔州毀武寧關入略代忻應惇。斬俘七萬餘。

九　年　清阿濟格等分路逾獨石口入居庸克昌平偪燕京過保定克十二城五十六戰皆捷俘人畜十八萬。督師張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皆按兵不敢戰。

十一年　清多爾袞岳託兩路來侵。一沿山。一沿運河山河之間。六道並進。督師盧象昇血戰於慶都。死之。清兵遂蹂躪眞定廣平順德大名至山東臨清州渡運河。破濟南。克城五十。俘人口四十六萬有奇。

十二年　春清太宗親攻錦州中後所。圍杏山。九月略錦州寧遠。擾其秋穫。

十三年　遣兵屯義州城南偪明關外諸城。擾其春耕。寧遠總兵金鳳戰死。

十四年　清多爾袞豪格攻錦州。圍之經年。餉道斷絕。祖大壽死守。

十五年　二月松山副將夏承德應敵。清軍遂入城。薊遼總督洪承疇生降。錦州亦陷。十月清阿爾泰等復來侵。直抵山東兗州。克府三州十八縣六十七。俘人民三十六萬。

十七年　三月以流寇內逼。盡棄關外四城。召寧遠總兵吳三桂統兵入關衛京師。途中聞燕京陷。適清多爾袞率師將收關外地。並經略中原。三桂迎降。清兵遂長驅入。明亡。

當十四五年間松山杏山之役。清太宗諭諸將以大軍屢入塞。不能得尺寸地。皆由山海關阻隔。而欲取關。非先

取關外四城不可云云。以故傾舉國之兵。竭兩年之力。以必克爲期。及寧錦陷。而明淸之興亡決矣。凡此皆袁督師所逆料之而經營之於二十年前者也。祖氏兄弟。（大壽大弼大樂）以督師裨將。遵其方略。猶能爲睢陽之守者歲餘。非洪承疇之降。錦州固未易下也。嗚呼。使袁督師而在也。雷池一步。敵其能飛渡耶。督師始終一貫之方略。曰守關外以捍關內。而此後明卒以棄關外而亡。甲申之事。督師其知之矣。抑督師以擅主和議爲竄獄之一口實。而明亡以後。史家追惟覆轍。乃知當時竭天下兵餉大半以事關東。爲直接引起中原盜賊之原因。卒至東西交鬨。馴卽於亡。使循督師以和爲守以守爲戰之策。則有餘力以靖內難。然後休養國力。從容以抵禦外寇。亦何至自壞長城引虎入衞也耶。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斯之謂矣。崇禎十五六年間。山海關內外。僅千里間。有督臣四。（關外總督關內總督昌平總督保定總督）巡撫六。（一寧遠二永平三順天四密雲五天津六保定）兵總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事權愈分。大局愈壞。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專閫十數。能贖一袁督師乎。痛哉。

第十一節　結論

程更生（名本直。以布衣爲袁督師訟冤。數四。卒與俱死者。自言嘗三求見袁公而不予見。予非爲私情。死不過爲公義死耳。謂願死之後。有好事者瘞其骨於袁公墓側。題其上曰。（一對癡心人兩條潑膽漢）則目瞑九原矣云云。此亦一奇士。崇拜袁督師者宜並崇拜之）之爲袁督師訟也。曰。「客亦聞敵人自發難以來。亦有攻而不下戰而不克者否。曰。未也。客亦知乎有寧遠丙寅之圍。而後中國知所以守。有錦州丁卯之功。而後中國知所以戰否也。曰。然也。（中略）今日灤之復。遵之復。永之復也。誰兵也。遼兵也。誰馬也。遼馬也。自崇煥未蒞遼以前。遼亦有是兵有是馬焉否也。」又曰。「崇煥十載邊臣。屢經戰守。獨提一旅。挺出嚴關。迄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萊。崇煥手闢之也。一城

之壘。一堡之堞。崇煥手築之也。試問自有遼事以來。誰不望敵於數百里而逃。棄城於數十里而遯。敢與敵人盡地而守對壘而戰。翻使此敵望而逃棄而遁者。舍崇煥其誰與歸。』嗚呼。此豈阿好之言哉。使督師以前而有督師其人者。則滿洲軍將不能越遼河一步。使督師以後而有督師其人者。則滿洲軍猶不能越榆關一步。故袁督師一日不去。則滿洲萬不能得志於中國。清軍之處心積慮以謀督師。宜也。而獨怪乎明之朝廷。自壞長城。爲敵復仇。以快羣小一日之意見。而與之俱盡。天下古今寃獄雖多。語其關係之重大。殊未有袁督師若者也。嗚呼。豈惟前代。今日之國難。急於明季數倍。而舉國中欲求一如袁督師其人者。顧可得耶。顧可得耶。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讀袁督師傳。二百年前事。其猶昨日也。

程氏又評袁督師之爲人曰。『舉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癡漢也。唯其癡。故舉世是愛者錢。袁公不知愛也。唯其癡。故舉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於是乎舉世所不敢任之勞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辭也。於是乎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獨行也。而且舉世所不能耐之飢寒。袁公直耐之以爲士卒先也。而且舉世所不肯破之體貌。袁公力破之以與諸將吏推心而置腹也。（中略）予謂掀翻兩直隸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渾身擔荷徹裏承當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嗚呼。讀此言也。則袁督之爲人。雖百世以下。猶如見之矣。余大成氏復記袁督師之論曰。『予何人哉。十年以來。父母不得以爲子。妻孥不得以爲夫。手足不得以爲兄弟。交遊不得以爲朋友。予何人哉。直謂之曰大明國裏一亡命之徒可也。』嗚呼。吾儕昔讀加富爾傳。稱彼無妻。以意大利爲妻。稍有熱血者。聞之罔不感歎焉。若袁督師者。豈所謂無家而以中國爲家者耶。鄉人有傳鈔督師遺詩者。有云。慷慨同仇日。間關百戰時。功高明主眷。心苦後人知。（南還別陳翼所總戎）又云。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問去留。杖策必

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爲封侯邊中送別又云榮華我已知莊夢忠憤人將謂杞憂偕諸將游海島嗚呼若袁督師者眞千古軍人之模範哉眞千古軍人之模範哉

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

一民族所崇拜之人物．各有其類．觀其類而其民族之精神可見也．吾友觀雲嘗著一論．題曰「幾多古人之復活」吾睊睊思焉．我先民之畸行雄略．受壓於疇昔奄奄巇巇之時代精神以下．枉死者何限．撥潛闡幽．非後起者之責而誰責也．作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

（一）三佛齊國王梁道明．　王．廣東南海人也．三佛齊在蘇門答臘島之南端．與爪哇島西端相接．今爲荷蘭屬地．自梁天監唐天祐宋太平興國間屢通中國．洪武中葉．爪哇來侵．舊王朝亡．國大亂．時閩粵人旅於佛者已千數．王乃號召部勒之．保國之北境．與爪哇相距．爪哇終不能有也．不十年．閩粵軍民泛海從之者數萬人．永樂三年．明成祖以行人譚勝受與王同邑．命偕千戶楊信等齎勅招之．王乃與其臣鄭伯可入朝．貢方物．有陳祖義者．亦粵人．本海盜．王撫之．使爲舊港頭目．而祖義盜行未改．鄭和從好望角迴航歸國．祖義謀要之．事洩被戮．自此與上國絕．（據明史）

（二）三佛齊國王張璉．　王．廣東饒平人也．本劇盜．明嘉靖末作亂．蹂躪廣東江西福建三省．勢極猖獗．合三省會勦．調兵二十餘萬．凡三年乃平之．官軍報捷．謂已獲渠魁就戮．萬曆五年．有商人詣舊港者．問其王．則璉也．蓋敗後潛逃．復以力據有此國云．舊港卽三佛齊．爪哇滅佛時．更此名．故外至者兩稱之．自梁王距張王．凡百餘

年。張氏果取諸梁氏歟。抑梁張之間。更有他姓歟。不可考也。（據明史及明通鑑）

（三）婆羅國王某。　王福建人。佚其姓名。明萬曆間。始王此地。即今之婆羅洲也。或言鄭和使婆羅。有閩人從之。因留居焉。後嗣遂據有其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獸形。言永樂朝所賜。民間嫁娶。必請此印印背上以爲榮。後佛郎機舉兵來擊。王率國人走入山谷中。放藥水流出毒殺其人無算。王得返國。佛郎機遂犯呂宋。（據明史○案此所謂佛郎機者實西班牙。明史誤也）

（四）爪哇順塔國王某。　王廣東人。佚其姓名。國於爪哇島北端之海濱。有地方三百餘里。故饒富。中華及諸蕃商舶輻輳焉。永樂九年。自遣使貢方物。（據明史）

（五）暹羅國王鄭昭。　王廣東潮州人也。隨父流寓暹羅。仕焉。位至宰相。暹羅與緬甸密邇。世爲仇讎。前明永曆中。李定國嘗遣部將江國泰約暹攻緬。共分其地。會吳三桂弒永曆。事乃寢。以是緬人益嫉暹。乾隆三十六年。緬王孟駁遂攻暹。滅之。前王遺族悉殲焉。王時已罷相。居南部。年五十餘矣。國變後。乃臥薪嘗膽。陰結國人圖光復。乾隆四十三年。遂起義。與緬人三戰。三破之。盡復故地。暹民戴爲王。明年。復大舉征緬。破之。時緬方與中國交兵。前此一切餉源半取諸暹。至是益窘蹙。乾隆征緬之役。所以卒獲奏凱者。王犄角之功最高云。乾隆五十年。薨。傳位於其壻華策格里。華氏者。暹羅土人。王早年之養子。而復以女妻之者也。以驍勇著。建國時戰功第一。王無子。故襲位焉。五十一年。遣使北京告喪。表文稱鄭華。即華策格里。以子壻襲先王姓。而以本名之首字譯音爲名也。於是册封華爲暹羅國王。傳至今未替焉。中國倫理重父系不重母系。春秋書莒人滅鄫。謂以甥繼舅也。故近人皆稱現今暹羅王統爲非鄭氏後。（人多知暹今王爲華策格里之後因其不復姓鄭故謂鄭氏已斬不知華策格里即鄭華也吾以西史參合中史校其年代及事實乃知之）雖然。

今英皇愛華德第七。非前皇維廉第四之子也。而史家猶謂之爲亨諾華朝王統。不曰易姓。然則謂暹羅今日非鄭氏王統。安可得也。（鄭華之後昭昭甚明鄭華爲鄭昭子則見於官書也）嗚呼。孰知我黃帝子孫在祖國。雖無復寸土。而猶有作蠻夷大長於海外。傳百餘歲而未艾者耶。太史公作越世家。稱禹之明德遠矣。吾觀於鄭王。吾不知悲喜之何從也。（據魏源著聖武記日本北村三郎著暹羅史久保得二著東洋歷史大辭典）

（六）戴燕國王吳元盛。　王。廣東嘉應人也。戴燕在婆羅洲。乾隆末。王與土蠻戰。破之。王[illegible]事蹟無考。（據口碑）

（七）昆甸國王羅大。　王。廣東嘉應人也。昆甸亦在婆羅洲。乾嘉間。王與土蠻戰。破之。王[illegible]事蹟無考。（據口碑）

（八）英屬海峽殖民地開闢者葉來。　葉君。廣東嘉應人也。初。嘉慶二十四年。英人始以[illegible]購新嘉坡一港於柔佛。是爲英國在南洋海峽初得勢力之始。然僅列廛海岸。未敢深入也。時我華人以采錫之利。相率營礦業於今新嘉坡檳榔嶼一帶。麕聚者日衆。與土蠻時有衝突。嘉慶末。柔佛王下令逐華人。時葉君之族在柔佛者三百人。乃議與之抗戰。推君爲統帥。初戰勝之。知其必將報復也。乃更遣子弟歸嘉應。購軍械。募驍勇。葉氏舉族萬餘人。皆渡海助戰。而鄰近村落應之者亦多。他邑之流寓其地者皆從。凡血戰八年。卒定柔佛全境。已而檳榔嶼復與土蠻衝突。乞援於君。君復提師助之。三年。遂定檳榔。凡所得者皆蠻王地。與英人通商口岸不相屬也。而英勢駸駸東漸。旭日方升。怵我軍威。如鯁在喉。以威相恫喝。以利相誘脅。彼有强大之政府以盾其後。而我方嚴海禁。出疆者以海賊論。安望其一爲援手也。君知不可敵。不得已乃以領土主權歸諸英。而僅自保其土地所有權。納租稅於英政府。至今葉氏猶爲彼中望族云。其後同治末葉。粵人有至沙剌我國屬之吉隴[illegible]採礦者。沙王阻焉。光緒元年。粵人與戰。大勝之。俘其王。主動者姓名不可考。蓋亦籍嘉應云。沙剌我本自主部落。至是英人乘華人

之勝。遂置吏於吉隴。盡奪故王地。以法部勒我華人。華人亦安焉。據口碑

（附）菲律賓寓俠潘和五　和五。閩人也。閩鄰菲律賓。元明之交。吾民負販其地者已數萬。置田園長子孫焉。西班牙既據菲。慮華人衆為變。多逐之歸。留者悉被侵辱。永樂二十一年。班酋郎雷氏役滿刺加。役華人助戰。和五為其哨官。班人日酣臥。令華人操舟。稍怠輒鞭撻。有至死者。和五曰。叛死。箠死。等死耳。否亦戰死。曷若刺殺此酋以救死。勝則揚帆歸。不勝。死未晚也。衆然之。乃夜刺殺郎雷。持其首大呼。諸蠻驚亂。不知所為。悉被刃。或落水死。乃盡收其金寶甲仗。駕舟歸。據明史〇原文西班牙作佛郎機菲律賓作呂宋滿刺加作美洛居今為更正

新史氏曰。我國有不世出之英雄鄭延平。憑藉無置錐之地。而能奪四萬方里之臺灣於當時炙手可熱之荷蘭人之手。傳子孫三世。延將斬之明祀四十餘年。而卒後迄今數世紀。稱道者絕希焉。直至最近數年間。其人物之價值。始漸發見。然則梁道明等八人。不見稱於後世。又何怪焉。日本有一山田長政。不過曾為暹羅相耳。而日人尸祝之。歌舞之。記其行誼。繪其戰蹟。被以詩歌。演以說部。不可勝述。謂得一人足以光國史也。以之比我鄭昭何如。以之比我梁道明葉來何如。嗚呼。以吾所述八君子者。以泰西史上人物校之。非摩西則哥侖布立溫斯敦也。否則亦克雷武維廉濱也。而試問四萬萬國民中。能言八君子之事業者幾人。豈惟事業。即姓氏亦莫或聞知也。吾偶讀明史外國傳。見三佛齊婆羅爪哇之四王。吾驚喜欷歔。不知所云。始歎吾國有此偉大之人物。乃葬埋諸沈沈蠹簡之中。而其間二人者。乃至並不得以姓氏表見於後世也。吾滋憤。吾滋懼。吾滋慚。乃急益以所聞最近百年間四君子之事。著是篇焉。雖然。吾傳八人而寥寥不及二千言。吾不敢於所有資料之外。鋪張焉以誣先民。而前史之成文與故老之口碑。乃於此區區者之外而莫余畀。使我對於前賢滿胸膜拜之誠。竟不克自獻也。是

乃深可悲也。（葉氏之事去今未遠鄉人當尚有能言之者若賜鄭敎豈勝大願）『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豈惟利達。卽名譽其亦如是也。夫名譽何足以爲古人輕重。然國民失其崇拜英雄之性。而國遂不可問。國民誤其崇拜英雄之途。而國遂更不可問。八君子之見擯於中國歷史。其毋乃卽中國民族見擯於今日生存競爭界之表徵也。吾述此。吾有餘痛焉耳。潘和五不足語於殖民事業。抑其義俠智勇。有足多者焉。冀附於八君子後傳之。

新史氏又曰。吾草此傳已。吾於時代精神一感情之外。更有三種感情縈於吾腦。一曰海事思想與國民元氣之關係也。九人之中（潘和五並）粵人七而閩人二也。自今以往。吾國若猶有能擴張其帝國主義以對外之一日。則彼兩省人。其猶可用也。而其他沿海諸省乃至腹地諸省。亦何遽多讓。在養之而已。以今日美國海權之發達。其所用者又豈專在兩洋岸也。二曰殖民事業與政府獎厲之關係也。列强殖民。莫不以政府之力直接間接獎厲之。我國則如秦越人之相視肥瘠。甚或極諸其所往焉。夫是以雖有健者。終以援絕而敗也。近數十年美澳非洲諸華僑之慘狀。其惡因皆坐是也。三曰政治能力與國際競爭之關係也。我先民前此不藉政府之力。尚能手闢諸國。或傳諸子孫。及一旦與文明强有力之國相遇。遂不得不帖服於其統治之下。葉氏之不王。以其所遇之敵。異於昔所云也。匪曰天命。人事爲之也。嗚呼。海以南百數十國。其民口之大部分。皆黃帝子孫。以地勢論。以歷史論。實天然我族之殖民地也。而今也託居彼宇者。僅得自比於牛馬。嗚呼。誰之罪歟。誰之罪歟。雖然。黃帝手定之山河。今且蹙蹙不自保。而海以南更何論哉。

飲冰室專集

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

西紀一千五六百年之交。全歐沿岸諸民族。各以航海業相競。時則有葡之王子亨利、Don Henry 獻身海事。既發大西洋附近砵仙圖羣島 Port Santo 挨沙士羣島 Azores 加拿里羣島 Canary 一三九四至一四六三年 未幾哥侖布遂航大西洋。發見西印度羣島。前後四度。遂啓亞美利加大陸。一四四〇至一五〇六年 同時葡人維哥達嘉馬 Vasco Da Gama 沿亞非利加南岸。逾好望角。達印度。迴航以歸歐洲。一四八六至一四九七年 越十餘年。而葡人麥折倫 Magellan 橫渡太平洋。啓菲律賓羣島。繞世界一周。一五一九至一五二二年 自是新舊兩陸。東西兩洋。交通大開。全球比鄰。備哉燦爛。有史以來。最光燄之時代也。而我泰東大帝國。與彼並時而興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鄭和在。

我國大陸國也。又其地廣漠。足以資移殖。人民無取騁於域外。故海運業自昔不甚發達。顧沿海諸省。二千年前。既往往有涉海自殖者。史稱會稽海外有東鯷。又有夷州及澶州。秦始皇時。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止焉。其地即今日本之長崎一帶是也。辰韓舊國。亦名秦韓。蓋秦時人民苦苛法者。遷焉。其地即今朝鮮之慶尚道。釜山浦所在。與日本相望者也。凡此陳跡。皆為吾航業發達已古之證。其後兩漢六朝。南海航路漸闢。我商船有達亞丁灣及米梭必達迷亞者。蓋與波斯人阿剌伯人代興云。詳見拙著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 唐宋以還。遠略漸替。我航業不振者垂數百年。及明代而國民膨脹力別向於一方面。

亞洲東南一大部分。即所謂印度支那及南洋羣島者。實中國民族唯一之尾閭也。又將來我中國民族唯一之勢力圈也。以今日論。其政治上之實力。白種人尸之。其生計上之實力。未或能與吾競也。今略取吾民自殖於彼地者。表其人數及其比較如下。

地名		人口總數	中國人	參考
暹羅		六、三二〇、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〇〇	純粹中國人百三十萬尚有與土民雜婚者約八十萬
法屬越南		七、八〇〇、〇〇〇	二六〇、〇〇〇	
英屬	海峽殖民地　新加坡	二二八、五五五	一二〇、〇〇〇	現在每年渡航者約四五萬人進步正未有艾
	海峽殖民地　檳榔嶼	二四八、二〇七	?一〇〇、〇〇〇	
	海峽殖民地　滿剌加及其他	九五、四八七	?九〇、〇〇〇	
	馬來保護國	六七八、五九五	?一一〇、〇〇〇	
	緬甸	一〇、四九〇、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	
美屬非律賓羣島		七、〇〇〇、〇〇〇	四三〇、〇〇〇	與土人雜婚者尚多不在此數
荷屬	爪哇及馬德拉島	二八、七四六、六三八	七六〇、〇〇〇	與土人雜婚者尚多不在此數
	蘇門答剌	三、一六八、三一二	?九〇〇、〇〇〇	
	其他諸島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右表所列，雖未可稱確實之統計，然大端固不甚謬，卽吾民自殖於彼者，當不下五百四五十萬人，加以與土人種雜婚者，當及七百萬人，其間若羣島之礦業，暹羅越南緬甸之農業，羣島及暹羅之森林業，乃至全部之商業工業，其在我國人手者，十而八九，故此諸地於實際上，蓋吾外府也，吾國以何因緣而能致此，推原功首，吾思鄭和。

鄭和，雲南人，世所稱三保太監者也，初事明成祖於燕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成祖之在位，當西紀千四百三年至千四百二十四年，正葡萄牙王子亨利獎勵航海時代，（亨利生一三九四年卒一四六三年）而西史所稱新紀元之過渡也，成祖以雄才大略，承高帝之後，天下初定，國力大充，乃思揚威德於域外，此其與漢孝武唐太宗之時代正相類，成祖既北定韃靼，耀兵於烏梁海以西，西闢烏斯藏，以法號羈縻其酋，南戡越南，夷爲郡縣，陸運之盛，幾追漢唐，乃更進而樹威於新國，鄭和之業，其主動者，實絕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

舊史稱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於是有命和航海之舉，但其動機安屬，勿具論，吾徵諸史文，於鄭君首途之前，有深當注意者二事。

一曰其目的在通歐西也。　本傳云，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又云，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據此則此行本志，非南渡而西征也，蓋自馬可波羅入仕以來，歐人讀其書而知中國有文明，始汲汲謀東航，此印度新航路之所由發見也，彼此皆未克達最終之目的地，而今日東西通道之鍵鑰，實胎孕於是。

二曰航海利器之發達也。　本傳云，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容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吾讀此文，而歎我大國民之氣魄，洵非他族所能幾也，考現在世界最大商船，稱美國大北公司之「彌奈梭達」（今年

始開航日本議和全權小村氏乘之以赴美者也長六百三十英尺．廣七十三英尺．全世界色然驚之．謂大莫與京六英尺當我工部尺九寸八五七七．明尺當今工部尺一尺有一寸一二．然則鄭和所乘船其袤殆與彌奈梭達等．其幅則倍彼有餘．以今日之美國．僅能造如彌奈梭達者二．以當時之中國．既能造倍彌奈梭達者六十二．雖曰專制君主有萬能力．而國民氣象之偉大．亦眞不可思議矣．其時蒸氣機關未經發明．乃能運用如此龐碩之艨艟．凌越萬里．則駕馭術亦必有過人者．

哥侖布航海凡四次．伋頓廓航海凡五次．而鄭和航海則七次．今表其年代．

	（首塗時）	（迴航時）	（西紀）	（所歷地）
第一次	永樂三年六月	永樂五年九月	一四〇五……七年	起蘇州經福建逾占城三佛齊
第二次	〃六年九月	〃九年六月	一四〇八……一一年	至印度錫蘭島
第三次	〃十年十一月	〃十三年七月	一四一二……一五年	歷蘇門答剌滿剌加等十九國
第四次	〃十四年冬	〃十七年七月	一四一三……一九年	
第五次	〃十九年春	〃二十年八月	一四二一……二二年	
第六次	〃廿二年正月	〃同年　月	一四二四……年	
第七次	宣德五年六月	宣德八年七月	一四三〇……三三年	忽魯謨斯十七國

據右表所示．則鄭和爲海上生活者垂三十年．殆無歲不在驚濤駭浪之中．其間稍得息肩者．則成祖崩殂後六年間耳．迨宣宗中葉．復舉壯圖．闢地最遠．而和亦既老矣．其經略海外之事實．史文闕如．不能其詳．但紀其俘三

佛齊王錫蘭王定蘇門答剌之亂．其武功之偉．可見一斑．又史言自和死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番．此則張博望之在西域、何以加諸．

其時紀行之作有二書．

(一) 瀛涯勝覽． 馬歡著． 永樂十四年出版 紀載十九國

(二) 星槎勝覽． 費信著． 正統元年出版 紀載四十國

馬費二氏．皆回教徒．以能解亞剌伯語言．被命爲通譯．故紀行文皆成於其手．馬著出版先．故國名少而紀載較詳．費著出版後．故國名多而紀載徵簡．今參考兩書．釋以今地．以稽當時聲威之所被焉．

(一)馬來半島以東諸國． 凡十五

(二)滿剌加諸國． 凡四

(三)蘇門答剌諸國． 凡七

(四)印度諸國． 凡六

(五)亞剌伯諸國． 凡五

(六)亞非利加諸國． 凡三

(一)馬來半島以東諸國．

(1)占城．(Chamba or Champa) 漢林邑地．唐時或稱占不勞．改稱占婆．今越南下交趾部西貢市所在之地．其時爲一獨立國．不屬交趾．

(2)靈山。星槎所記云與占城山地連接。其地今難確指。西人腓立氏謂今之伽南港(Can-nanh)格蘭尼威氏謂爲今之那的里加山(Nuitracan)未知孰是。要之在下交趾也。

(3)眞臘。(Camboja) 今之柬埔寨。爲法蘭西保護國者也。當時其國領有暹羅之一部分。西與我雲南接壤。

(4)崑崙。(Pulo Condore) 下交趾極南之一島。如我國之有瓊州島。然至今越南人仍呼爲崑崙山。西人則稱蒲盧康得羅。蓋馬可波羅紀行之舊名。云馬來語之蒲盧。卽Island(島)之義也。今法人往往竄越國事犯於此。

(5)賓童龍國。(Cape Padaran) 今柬埔寨海岸之一岬角也。

(6)暹羅國。(Siam) 自明。

(7)彭坑。(Panang) 星槎云在暹羅之西。卽今馬來半島之南端。瀕東海岸與新加坡接壤者也。

(8)東西竺(Singapore) 明史外國傳柔佛條下云『柔佛近彭亨。永樂中。鄭和遍歷西洋。無柔佛名。或言和曾經東西竺山。今此山正在其地。疑卽東西竺』。今案柔佛卽今之新加坡。在馬來半島之極南端。當時名以東西竺者。殆猶哥侖布命北美新地爲西印度羣島歟。

(9)龍牙門(Strait of Lingga) 馬來半島與蘇門答剌島中間之一小島。在海峽間。今大學堂參定地圖所稱龍加島者是也。

(10)交爛山。(Billiton Island) 大學堂地圖所稱比利敦島者也。在爪哇海中。位蘇門答剌島與婆羅洲之交。元時史弼征爪哇。曾駐兵焉。

(11)假馬里丁(Carimata Island) 大學堂地圖所稱卡里馬塔羣島是也。在婆羅之西南。與蘇門答剌相對。元史史弼傳有假里馬答。其位置正如星槎所記。星槎之馬里可決爲里馬之譌。

(12)麻逸凍(Pulo Bintang) 星槎記在交欄山之西南洋海中。其地今難確指。格蘭尼威氏以異他羣島中之邊丹當之。今從焉。

(13)爪哇(Java) 自明。

(14)重迦羅。(Madura) 大學堂地圖所稱馬都拉島者是也。在爪哇海中。與蘇拉巴雅港相對。

(15)吉里地悶。 其地今難確指。星槎云。在重迦羅之東。產檀香。按佛理嶼一名檀香嶼(Sandalwood)或當屬此地。其地在爪哇海與班達海之間也。

(二)滿剌加諸國。

(1)滿剌加國。(Malacca) 今官書或稱麻六甲。爲英屬地。在馬來半島南端西岸。

(2)亞魯(Arulslands) 大學堂地圖譯爲亞羅。在蘇門答剌島北岸。臨滿剌加海峽。

(3)九州山。(Pulo Sambiloa) 滿剌加海峽中九島嶼。九州之名。乃譯義而非譯音。馬來語之(Pulo)此云島也。其(Sambilon)此云九也。

(三)蘇門答剌諸國。

(1)舊港亦名浡淋邦。(Paleambang) 明史稱三佛齊。六朝時稱干陀利。今荷屬蘇門答剌島之東北部一大都會。大學堂地圖所譯爲巴鄰旁者是也。

(2)蘇門答剌國。(Sumatra) 今以爲全島總名。但據瀛涯星槎所記。則僅爲其島西部之專名。即今之亞齊(Achin)一隅之地也。

(3)南浡里(Lambri) 其地今難確指。馬可波羅紀行有㢘浡里國者。當即其地。蓋蘇門答剌島之西北部。亞齊之西鄰也。Lam 譯南。蓋廈門音。

(4)那孤兒(一名花面王國) 其地今難確指。殆亞齊之一部。

(5)黎代。 其地今難確指。殆亞齊之一部。

(6)龍涎嶼。(Pulo Way) 距亞齊東北十三里一小島也。

(7)翠藍嶼。(Andaman Island) 大學堂地圖所稱安達曼羣島是也。由馬來半島航印度。此其中站。今爲印度屬地隸英版。瀛涯記其地在大海中。山有三四。星槎記在龍涎嶼西北五晝夜程。其必爲安達無疑。翠藍者狀風景以命名。非譯音也。

(四)印度諸國。

(1)榜葛剌(Bengal) 即通行官書所譯之孟加拉。今印度首府加拉吉大所在地也。

(2)柯枝(Cochin) 大學堂地圖作可陳。此譯柯者。廈門音也。其地在印度半島之西南端。臨亞剌伯海。

(3)大小葛蘭。(Quilon) 大學堂地圖作固闌。星槎記其地與都樵欄相近。都樵欄即(Trivandrum)亦印度第二等大都會也。

(4)古里國。(Calicut) 瀛涯記其位置云西瀕海。南距柯枝國。北距狠奴兒國。遠東七百里許距坎巴夷案

柯枝即可陳。坎巴夷即 Cambay。大學堂地圖譯康木拜。然則其地必今之哥里卡德。孟買省瀕海一小都會也。

(5)錫蘭。(Ceylon) 印度南端之大島古稱師子國。今西航必經之地。

(6)溜山洋國。(Maldive Island) 大學堂地圖譯爲廉代夫羣島錫蘭島西偏南之多數珊瑚島也。瀛涯言有八大溜。星槎言有三萬八千小溜。其爲無數小嶼甚明。與馬可波羅紀行廉代夫條下記事正同。

(五)阿刺伯諸國。

(1)佐香兒星槎 祖法兒瀛涯 (Djeffer) 阿刺伯海南岸一市。

(2)阿丹國 (Aden) 舊譯雅典亦譯亞丁。阿刺伯最南端一半島。西航必經之要津也。今爲英屬地屬印度孟買省行政區域。

(3)忽魯謨斯(Hormuz or Ormuz) 波斯灣內三大島之一。今爲波斯領土。

(4)天方(Arabia or Mecca) 即阿刺伯。亦名麥加。

(5)刺撒 其地今難確指。蓋在米梭必達迷亞附近。

(六)阿非利加沿岸諸國。

(1)木骨都束。(Magadexa or Magadoxo) 大學堂地圖所譯馬加多朔者是也。在阿非利加東海岸。臨印度洋。

(2)卜刺哇。(Barava) 大學堂地圖譯巴拉瓦。在木骨都束迤南。

(3)竹步(Juba) 大學堂地圖譯周巴。在卜刺哇迤南。

以上所列凡四十國。皆見於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者。今略推定其航路線如下。

(一)航中國南海至印度支那半島之南端。(西貢)

(二)航暹羅灣。(卽曼谷灣)之東岸至曼谷。(今暹京)

(三)航暹羅灣西岸循馬來半島南下至新加坡。

(四)繞航蘇門答剌島一周。

(五)繞航爪哇羣島一周。

(六)航孟加拉灣經安達曼羣島至東印度。(加拉吉大)

(七)循孟加拉灣東岸南航至錫蘭繞錫蘭島一周。

(八)循阿剌伯海東岸北航至西印度。(孟買)

(九)由孟買循波斯灣東岸北航至秦格里士河河口。(今德屬小亞細亞)

(十)循波斯灣西岸南航復沿阿剌伯海西岸一周至亞丁。

(十一)越亞丁灣循紅海東岸北航至麥加。

(十二)循紅海西岸南航出亞丁灣復循亞非利加東部海岸南航經摩森比克海峽。(亦作莫三鼻給海峽)掠馬達加斯加島之南端迴航。

此鄭和航路之大略也。據上所列。似詳於西而略於東。其足跡未及馬來西亞羣島之半。而爪哇海以東。未嘗至焉。然考明史外國傳雞籠條下。言鄭和惡其人。家貽一銅鈴。是臺灣島和所曾歷也。又文萊條下。言鄭和往使有

闔人從焉因留居。後人因據其國而王之。是婆羅洲和所曾履也。西洋朝貢典錄。稱呂宋於永樂八年。隨中官鄭和來朝。是菲律賓羣島亦和所曾履也。瀛涯星槎皆不能記載者。殆馬費二氏。皆以能操阿剌伯語。從事通譯。其在馬來半島以西。爲阿剌伯語通行地。故二氏能紀之。其以東。則無取於二子之載筆歟。準此以談。則亞細亞之海岸線。和所經行者。十而八九矣。噫、盛哉。

新史氏曰。班定遠既定西域。使甘英航海求大秦。而安息人(波斯)遮之不得達。謬言海上之奇新[illegible]險。英遂氣沮。於是東西文明相接觸之一機會坐失。讀史者有無窮之憾焉。謂大陸人民。不習海事。性或然也。及觀鄭君。則全世界歷史上所號稱航海偉人。能與並肩者。何其寡也。鄭君之初航海。當哥倫布發見亞美利加以前六十餘年。當維嘉達哥馬發見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餘年。顧何以哥氏維氏之績。能使全世界劃然開一新紀元。而鄭君之烈。隨鄭君之沒以俱逝。我國民雖稍食其賜。亦幾希焉。則哥倫布以後。有無量數之哥倫布。維嘉達哥馬以後。有無量數之維嘉達哥馬。而我則鄭和以後。竟無第二之鄭和。噫嘻。是豈鄭君之罪也。

新史氏又曰。天下事失敗者不必論。其成功者亦不必與其所希望之性質相緣。或過或不及。而總不離本希望之性質近是。此佛說所謂造業也。哥氏之航海。爲覓印度也。印度不得達而開新大陸。是過其希望者也。維氏之航海。爲覓支那也。支那不得達。而僅通印度。是不及其希望者也。要之其希望之性質。咸以母國人滿。欲求新地以自殖。故其所希望之定點雖不達。而其最初最大之目的固已達。若我國之馳域外觀者。其希望之性質安在。則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故其所成就者。亦適應於此希望而止。何也。其性質則然也。故鄭和之所成就。在明成祖既已躊躇滿志者。然則此後雖有無量數之鄭和。亦若是則已耳。嗚呼。此

我族之所以久爲人下也。吾昔爲張博望班定遠傳。既言之有餘慨矣。

新史氏又曰。論人不可有階級之見存。刑餘界中。前有司馬遷。後有鄭和。皆國史之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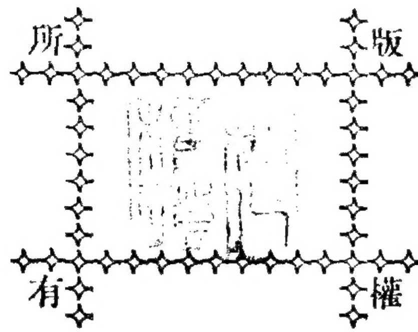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發行

中國偉人傳五種（全一冊）



定價銀二角五分



著者　新會梁啓超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陸費逵
印刷者　中華書局印刷所
上海澳門路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illegible]九三五）

註冊商標

